

外 交 叢 書

日 俄 關 係 論

外 交 評 論 社 主 編



3 0647 4921 5

578.31071

852

2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外 交 叢 書

日 俄 關 係 論

外 交 評 論 社 主 編

三 民 主 義 青 年 團
中 央 幹 部 學 校 圖 書 館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578.3148
5-78.31011
852
2

引言

日本之大陸政策，與蘇俄之遠東政策，實為兩國因地理環境而形成針鋒相對之傳統政策，故當兩方政策進行之時，每以勢力之伸張，而發生利害之衝突；雖其間因國際或國內政局之變遷，忽緊忽弛，時起時伏，然此乃表面一時的現象，究其實際，固無日不在暗鬥中焉。

我國領土東北之一角，介乎日俄之間，因我國之積弱，早已成為彼兩國共同垂涎之俎肉。憶自中日戰後，日以俄之干涉遂將遼東還我，日俄戰後，則俄以取得於我之遼東轉讓於日，曾幾何時，而日復攫取滿洲為己有，俄又以與我共有之中東鐵路售之於日，此種非法行為，無一非我第三者之損失。且日勝俄所得者為我之物，則將來日敗於俄，其所失者，亦不過以已得於我者讓之於彼而已！是故日俄之衝突，不論孰勝孰負，其不利於我國則一，此國人所當注意者也。

日俄衝突之不可避免，已為無可諱言之事實。日俄果一旦發生戰爭，我國其將何以自處？此固有待於舉國之勢力，方能避害而趨利。然於日俄間之關係，總須隨時觀察，澈底明瞭，此即編者編輯

引

言

一



004302

日俄關係論

此書之微意也。幸國人其澄心一讀之。

日俄關係之歷史的研究

高宗武

國際關係的變化，實在可以說是同貓兒的眼睛一樣，沒有一刻是終止的。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因為中日的紛爭，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第三國際的種種關係，以日本之兇暴，中日問題之複雜，決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這是無論什麼人都知道的；可是解決的時間越長久，國際的變化越厲害。日本現在的整個計劃，一方面用種種的手段，延長解決中日問題的時間，以求在這延長的時間之內，製造機會，給其利用；一方面在外交上下總動員命令，對國際方面大試活動，今日拉攏法國，明日拉攏美國，在國際則取反攻之勢，先發制人，以達其最後目的。然而九一八中日事件發生之後，國際間的變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總不外是日美的關係，日俄的關係，和日法的關係，其中因地理及其他種種的關係，尤以日俄關係為最重要。最近關於日俄諒解的種種傳說，甚囂塵上，作者想以

歷史的眼光，來研究他一下，因為這種研究，至少的限度，可作推測日俄關係的參考。

一 日俄關係的起源

從前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日本船舶，因為船體構造不堅固，和駕駛者的缺乏航海經驗和智識，時常有飄到岡札德哥（*Kantschaka*）半島及千島一帶地方，可是因為這種航海飄風之故，倒能夠使風馬牛不相及的日俄兩國，發生關係。根據 *G. W. Stoller: Beschreibung Von den Lande Kantschaka* 第二三九頁到二五二頁所記載，當初有一個日本人叫做 *Denbei*（傳兵衛），他的父親叫做第阿沙（*Dissa*），住在大阪的淡路屋，家中素業製造事業。日本元祿九年（一六九六年）傳兵衛和他的傭人，乘帆船一隻，載米、酒、布等物，由大阪出發，駛往江戶，不幸中途遇颶風，飄流到岡札德哥海岸，後來遂被出征中之阿度拉沙夫（*Atlasoff*）帶到俄國。傳兵衛一到俄國，人皆視爲珍客，頗得一般俄國人之注意。傳兵衛逗留西比利亞及俄羅斯一帶地方，十有年餘，有名的地理研究家 *Philipp Gohann von Strahlenberg* 亦特地去會傳兵衛。歐洲人之所以知道西比

利亞之東方接壤於日的北邊，可以說是從此始。

將傳兵衛召到俄羅斯本國的原因，據歷史所載，實由於彼得大帝的勅令。當時彼得大帝正計劃大規模的太平洋探險（或稱遠東探險），發現日本的航路，當然是彼得所早已顧慮到的，同時認定在俄羅斯有設立日本語學校，養成日本語翻譯人材的必要，所以召令傳兵衛到俄羅斯本國去作教授，後來因為傳兵衛不解俄語，令其於三年六個月之內專心學習俄語，一到傳兵衛稍解俄語的時候，彼得大帝於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勅令命砲兵大將 Alexander Archillovitch 及砲兵少將 Brins 在聖彼得堡創立日本語學校，命傳兵衛為教授，招募青年數人，使其學習日語。當時俄國當局，以日語教授僅傳兵衛一人，一旦死亡，不無絕種之憂，乃特命西比利亞局轉命鄂霍次克 (Yakutsk) 地方官，將漂流到岡札德哥的日本，再送一名到聖彼得堡。當時俄羅斯之注意日本以及其他種種的苦心，可想而知。自此以後，俄羅斯與日本之瓜葛，亦遂日深一日。至於俄羅斯之所以注意日本的原因，其出發點無非在彼得大帝經營東方的整個計劃，後來日俄的種種問題，也就因此而起。

太平洋探險，是彼得大帝晚年的事業。他的動機，因傳說不一，無從採取。然而我們看他的結果，彼得的計劃，可以分作兩種：第一是北太平洋的探險，第二是開發中國、日本及印度的航路。若據日人的觀察，彼得大帝之雄圖，原想以千島相對峙的日俄兩帝國實行接近，以圖利益。彼得死後，俄國有海軍中校，Martin Spanberg 繼彼得之志，於一七三九年六月，率隊赴日探險，出沒於日本的奧州及安房國海岸等處，可是當時的日本，不必說不知道這異國輪船有特別的使命，就是究竟屬於何國，也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過去一個世紀之中，俄羅斯沒有間斷的經營遠東，尤其是注意日本北部，雖則首當其衝的松前藩，固守沉默，但是已成爲絕對不可以隱蔽的事實。後來因爲荷蘭國商館長的報告和弁用斯次克（Benyovszky）伯爵的警告，使日本逐漸的注意起來，這也是無可疑之事。這裏面首開其端，唱俄人南下不利於日本者是仙台藩醫工藤平助。工藤由松前藩勘定奉行（宮名）湊源左衛門聽到俄羅斯侵略北邊的事實，以及荷蘭人種種的報告，乃綜合其對俄羅斯南下的意見，公然發表，後來有一位名林子平者，也有同樣的見解，日本從此始漸知戒備。

以上所述，都是俄羅斯對日本非正式的行動。俄羅斯派遣日本的正式使節，是從一七九二年

(日本寬政四年)夏由鄂霍次克 (Okhotsk) 出發的拉克斯門 (Aolam Kyrilouitoch Laxman) 中尉起。拉克斯門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到日本的北部，即上陸去見駐運上屋的松前藩吏熊谷富太郎，申述來航的理由，並說季節已晚，要求在他拋錨的根空灣過年，熊谷富太郎向其要求，對松前藩廳提出之公文。松前藩廳接受了俄羅斯特使拉克斯門的公文書之後，視為大事，馬上遣使把他送達在江戶的藩主松前若狹守。松前藩主復將此文書送達月番老中 (官名) 松平和泉守官邸。當時的老中和帶着輔佐將軍家齊重任的松平越中守一接到俄羅斯派特使來朝的報告，根據其諮詢於關係，若年寄、三奉行的結果 (以上皆官名)，決定十月二日為應接俄羅斯國使之期，特派宣諭使前往蝦夷。第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宣諭使石川將監、村上大學，在會見所接拉克斯門，說明在能接受文書之意旨。六月二十日兩宣諭使再見俄國特使，此時拉克斯門纔確認兩宣諭使是日本中央政府派來的全權委員，方把西比利亞總督的公文，正式交給他們兩人，請求接受遭難的海員。兩宣諭使答以長崎以外各地，不能接受外交上之公文，勸他馳往長崎，直接接洽，並贈以白米百俵，大麥六十一俵，小麥二十七俵，蕎麥三俵，鹿肉六樽。拉克斯門感謝日本之餘，於六月三十日

拔錨而歸，八月二十四日達鄂霍次克，此爲俄羅斯第一次遣派使節到日本的經過。其後有萊沙諾夫 (Lesaroff) 等的第二次使節，因此而引起日本人的經營蝦夷，與注意北防的論調。

二 中日戰爭前後的日俄關係

從拉克斯門 (Laxman) 第一次到日本之後，繼拉氏者有萊沙諾夫 (Lesaroff) 哥羅婆尼 (Golovin) 等之渡日。雖則彼此往來，時斷時續，未有正式的國交，可是兩國的關係，漸形複雜，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因俄羅斯之南下，引起日本人之北防；及一八五八年的中俄愛璦條約成立，俄人遂佔有黑龍江北部之地，東至庫頁（日本改稱曰樺太），勇猛前進，與日人之居留其他者，時起衝突。俄國皇帝請劃疆界，日本德川幕府拒而不納。後來波理的安政條約成功，俄國人重申前請，結果議定仍循舊例，許兩國人民雜居其地，但是俄國人遷居其地者，日益增加，幕府驚愕，極感不安，屢次遣使到俄，商議地界，可是毫無結果。同時俄人復侵佔對馬島，此島本屬日本，爲往來韓國必經之地。俄國佔據此島，建築兵營，將有久駐之意，後藉英國人的幫忙，俄國方才退去。一八七一年日皇託美國

公使致書俄皇，以北緯五十度爲兩國在庫頁之界線，俄皇不肯贊同，卒由美國公使建議，由日本出資收買，而日本朝臣，又以此島無甚用處，加以反對。日皇復致書俄皇，請以劃界之事，歸美國公判，可是俄皇總不贊成，到了一八七五年才決定以千島歸日，庫頁歸俄，日俄兩國的疆土之爭，至此始定。然交涉工夫，首尾已費十幾年。這是日俄第一次正式交涉的成績，也可以說是日俄第一次紛爭的結果。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除了整頓內政之外，不斷的向外發展，於是豐臣秀吉征討朝鮮的精神，因之復活。侵略朝鮮，在那時候的日本看來，似爲急不容緩之事，而當時朝鮮的宗主權還在中國，所以中日兩國朝鮮的利害，到處衝突，這就是中日戰爭發生的一個大原因。至於中日戰爭的種種經過，以及其他情形，不是本篇所討論的範圍，現在姑且不講，專論中日戰爭前後，俄羅斯所取的態度如何？朝鮮東學黨之亂，歐美各國在表面上看來，不甚注意，獨有俄國駐日的公使，在日本遣兵調將的時候，首先詢問日本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說：「日本近來遣派軍隊到外國去，究竟日本的敵人何在？」在俄公使的意思無非想以閒談的方式，探聽日本政府的方針，可是這已經可以證明俄羅

斯對日的態度和其他各國不同的地方。同時俄羅斯的南下，和日本的北進，雙方的衝突，也是一天走近一天。後來日本變本加厲，派赴朝鮮的軍隊，逐漸增加，態度也日益露骨，歐美各國，亦覺得勢難默視，然而首出干涉的就是俄國，當時俄國駐華公使迦西尼，正告假歸國，途經天津，李鴻章將日本侵略的實際情形，告諸迦西尼公使，迦西尼公使立刻報告本國政府，請示一切，俄政府以為從中干涉的機會不可失，除令迦西尼公使逗留天津之外，一方又令駐日公使菲托羅勸告日本政府。菲托羅公使於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去見日本陸奧外相，問其如朝鮮內亂平定，日本是否能夠與中國同時撤兵，日政府模糊答覆，不置可否。俄國公使不得要領，乃於同月三十日，向日本外務大臣面交一個公文，稱為本國政府的訓令。其中要旨，大約說根據朝鮮政府的報告，朝鮮內亂業已平定，希望中日兩國同時撤兵，前來請求援助，俄國政府用特勸告日本政府，容納朝鮮要求，並忠告日本政府，若不撤去其軍隊，須負擔因此而生之重大責任。

陸奧宗光自接到這樣嚴重的公文之後，即走訪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並示以俄國之公文，徵求伊藤之意見。伊藤、陸奧以對韓計劃，既進行至此，所以皆反對撤兵。陸奧於當夜拍電駐

俄公使西德二郎，告以伊藤及自己之意。至七月二日，才對俄國政府送致答覆的公文，其要旨如左：

俄國政府特命全權公使送來之公文，關係事項，非常重大，帝國政府（日本）已再三細讀，但所云朝鮮內亂，既鎮定一項，帝國政府根據最近報告，不但此項事變之禍根，仍未剷除，即引起帝國派遣軍隊之內亂，亦未絕跡。此次帝國政府之出兵，實出於現在不得已之形勢，決無侵略領土之意思，若該國內亂完全平定，將來並無何等危險之時，我帝國軍隊，自當撤退不誤，望俄國政府本其平日之信誼，信賴帝國政府。

日本用一種不即不離的外交辭調，婉轉的拒絕俄國政府的勸告。俄國政府對這樣的回答，當然視爲不滿，乃於七月十三日再由俄國公使向陸奧外務大臣，提出左記之通牒。

日本對朝鮮既無侵略意思，並於內亂平定之日，即行退兵，俄國政府認爲滿足，在此原則之上，希望中日兩國，早結和平之局。俄國政府對朝鮮事變，雖以身處鄰國，勢難默視，但此番舉動，完全出諸預防中日兩國之糾葛，敬祈諒察。

俄國這個通牒的內容，雖未超出日本政府公文所說的範圍之外，但同時表示關於朝鮮之事，

俄國不論何時均有顧問之權。不僅如此，俄國公使於同月二十一日，又送一個俄國政府之訓令到日本外務大臣那邊去，其要旨如左：

日本現在對朝鮮要求何事，俄國政府不得而知，苟違背朝鮮以獨立國資格締結之條約，俄國政府決不能認為有效。為避免將來無謂之紛爭起見，用特再向日本政府作友誼上之勸告，並促其注意。

此次通牒的要點，無非解釋前次通牒中「俄國對韓國事變不能旁觀」一句的意義。俄國自這次通牒發出之後，干涉日本的态度，益形顯露。這個通牒發出後沒有幾天，中日邦交遂形決裂，據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的報告，中日戰爭之時，俄國對交戰的種種情形，特別注意。其干涉日本侵略行為之舉動，隨時隨地可以看得出來。

中日戰爭的結果，中敗於日，我之悲哀，即人之歡樂。日本於馬關條約成立之後，戰勝國的餘威，不可一世。正在日本舉國若狂的時候，而日本外交史上最有名的三國干涉之事，忽然而起。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德法三國公使，相繼走訪日本外務次長林董，各依本國之訓令，對於中日講

和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之一條，提出異議，當時俄國所提出之通牒大意如左：

俄國皇帝陛下，查閱日本向中國要求請和條件，認定遼東半島若爲日本所有，不僅有危害中國首都之虞，卽朝鮮國之獨立，亦將變爲有名而無實，對於將來遠東之和平，大有障礙，故俄國政府特向日本政府重行表其誠實之友誼，勸告日本政府放棄其對於遼東半島之佔有。德法兩國之通電，也是大同小異。林次長馬上訓令日本駐歐各公使調查情形。一方請示伊藤與陸奧，共商應付。而俄國自中日戰爭以來，集中於東洋的軍艦，達三十艘，並令各艦隊準備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出發，其態度之堅決，可想而知。而歐美各國的情形，也大概不利於日本的。日本在此情形之下，於四月三十日命西公使向俄國政府提示左記之通牒：

日本帝國政府爲考慮俄帝國政府之友誼的勸告，及重視兩國間所存在之親密的關係起見，對於馬關條約之內容修正如左：

第一條 日本政府在遼東半島之永遠佔領，除全洲廳以外，全部拋棄。但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所拋棄之領土須酬日本以相當之金額。

第二條 日本政府到中國政府完全履行講和條約之義務止，對前記領土，有佔領之權。 日本這樣的變更內容，就日本而論，總算表示屈服，但俄國仍以爲未足。我們看西公使五月三日的回電，可以看得出個中的情形。他的回電的內容如左：

余於五月一日向俄國政府提出我政府之通牒，並極力加以說明，而今日俄國外務大臣的答見，大略謂俄國政府不能滿足日本政府之通牒。俄國根據日昨內閣會議之結果，總認定日本佔領旅順，極有障礙，故無論如何，不能變動。其當初勸告之主張。

日本當局接到西公使的這個電報之後，益明瞭俄國不願使日本在中國得尺寸之土。那時候的日本政府，戰既無能，故在四面楚歌之下，無奈何之時，最後由外務大臣陸奧對俄德法三國公使發出極簡單的通牒，表示日本政府容納俄德法三國政府友誼的忠告，拋棄遼東半島的永久佔領。以上的情形，可以說是俄羅斯彼得大帝遠東經略的方略與日本大陸政策第一次的衝突。

三 日俄戰爭前後的日俄關係

不必說三國干涉的主動者是俄國。俄國最初想用政治的手腕來解決朝鮮問題，後來看日本軍事節節勝利，非用武裝干涉，勢難成功，所以一方面集中遠東的艦隊，靜待機變，一方面用外交上的技能，拉攏德法兩國，取一致的態度，以達其最後之目的。俄國之所以出此者，無非想維持其西伯利亞、鐵道的傳統政策，伸其勢力到滿洲及朝鮮，以貫徹其彼得大帝經營遠東的方略。一方面日本呢，這時候的大陸政策，早已發軔，他若想貫徹其北防政策，也非更進步不可。換而言之：俄羅斯非抑制日本，無以伸張其在遠東之勢力，日本非打倒俄羅斯，在朝鮮、滿洲亦決無用武之地，這就是日俄戰爭的起原。

中日戰後，日本以三國干涉不能逞其獸慾，怨恨之深，自不待言，所以在這個時期，日本外交史上叫做「臥薪嘗膽時代」。俄羅斯帝國當然是日本人眼中之釘，非去不可。一到俄羅斯租借旅順，更予日本人以極烈的刺激。當時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作兩派：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主張親俄，他們的意思，以為當時的俄國，以地理的關係，在東方勢力根深蒂固，若以俄為敵國，驅逐其固有的勢力，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不若與之妥協及擁護朝鮮的獨立之為愈。桂太郎、山縣有朋等主張聯英，

他們的意思，以爲俄國併吞滿洲朝鮮的野心，昭然若揭，若與之親善，乃獻媚苟安之計，非所以維持遠東和平之道，不若聯英以抗俄，較爲安全。後來伊藤內閣以財政問題崩壞，桂太郎取而代之，英日同盟，遂見事實。英日同盟簽約之日，即日本對俄作戰大下決心之時。日本應付俄國之苦心，也於此可見。

俄國從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以後，經營中東鐵路，進據旅順大連；後復進佔滿洲，強迫清廷締結密約。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作亂，俄國增兵滿洲，達十數萬。一九〇二年，我國與俄國訂撤兵條約，限期撤兵，俄國以爲在遠東活動之時機不可失，乃以保護鴨綠江伐木公司爲名，遣派軍隊，侵入朝鮮，其先發制人的南下政策，也是勢不可當。而日本自中日戰後，軍事工業大有進步；且外交上有英國援助，所以主戰的論調，應時以起，進步黨的大隈，主張最烈。當時俄國的陸軍大將克魯巴金適在東京，知日俄形勢，逐漸惡化，乃決定在遠東增加駐軍。日本政府亦早已窺破內幕，於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二日向俄國政府提出之條件如左：

一 互相尊重清韓兩國之獨立，及領土之保全。

二 互相維持各國在清韓兩國之機會均等主義。

三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地位，日本亦承認俄國關於鐵道經營一項在滿洲有特殊之利益。

四 俄國承認日本有干與韓國內政之權。

五 將來韓國鐵道將延長到滿洲南部，與中東鐵道之山海關牛莊相接，俄國不得阻止。

俄皇接到這個通牒之後，在中國特設遠東總督，以素主侵略之阿歷氣哲福大將為總督，與以遠東軍政外行政上之大權，罷和平論者之財政大臣微德尼古拉朝廷充滿武斷派之勢力，十月三日，纔回答日本前記之通牒，重要之點為：（一）要求日本承認滿洲為其勢力範圍之外，（二）否認日本在韓國有軍事及政治上之特權。日本於接到這樣的回答之後，知道戰事難免，着着準備，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對俄宣戰。以當時兩國之實力而論，日本決非俄比，但其結果，即俄敗於日。俄之所以敗於日本之原因，總不外乎地利與人和兩者。

奉天大戰之後，法國承俄之意，首倡和議，可是沒有什麼效果。及海軍戰後，由日皇致書於美總

統羅斯福，請其調停。六月九日羅斯福勸告日俄兩政府停戰，日俄兩國相繼贊成，由羅斯福指定樸次茅斯為會議地點，日本代表為小村壽太郎，俄國代表為從前主張和平之微德。和議中最困難之點，為割讓庫頁及賠償戰費兩項，後經羅斯福之調停，以及日本放棄戰費一項，才於九月一日議決休戰，五日條約告成，兩國簽字，是為樸次茅斯條約。其重要的條款如下：

- 一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有政治、軍事、經濟之特殊利益；日本有指導監護韓國之權。
- 二 俄讓旅順、大連租借權及長春、旅順間之鐵路於日本。
- 三 俄割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於日本，許其享有西比利亞沿岸之漁業權。

此約締結之後，俄國在東方侵略所得的權利，大部分讓給日本，經營遠東之方略，不能不因此而受打擊，日本則不但爭奪鮮朝之計畫大告成功，即南滿洲之利益亦大，可以進而問鼎，空前勝利，全在意外。然而西比利亞鐵路依然存在，中東鐵路尚承其舊，日俄勢力之對立，依然如故，不過其對峙之地點，由朝鮮而遷移到滿洲耳。

四 西伯利亞出兵最後之日俄關係

日俄戰爭之後，不到十年，就演世界大戰。日本雖參加協約國方面，可是始終拒絕派兵赴歐，個中原因，一方面固是準備想利用大戰時期，歐洲無暇東顧的時候，在亞洲獲點權利，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說他是豫防俄國。我們看日俄兩國，在歐戰方酣的時候，締結日俄新協約，就夠明白。但是這協約成立不到半年，俄國便發生革命，世界局面，又起變化，日本對俄的關係，由西伯利亞出兵，可以全般表現出來。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動機，在表面看來，似乎在防止赤化，與英美法取一致之步驟，但究其實際，不能不說他，想利用機會，以貫徹其北進的大陸政策。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八年）八月二日，日本寺內內閣公佈其對俄出兵之宣言。根據日本寺內首相在日本報紙上之說明，日本出兵之目的，是援助捷克斯拉夫軍隊之東進，若捷克斯拉夫軍事行動，逐漸進展，日本當再派有力之軍隊以支持之。

在各國對俄出兵之前，俄國反對列寧派的反過激派及帝政派之中，一時曾希望外國出兵，而

各國的政府，也輕視列寧托洛斯基等勢力，誤認過激派之赤化運動可以消滅，所以英法出兵俄國之南北部，日美出兵西伯利亞，但其結果，適得其反。英美法三國相繼撤兵，獨有日本依然繼續駐兵，不肯撤回。其出兵的真正動機與英美法不同的地方，僅此一點，就很夠明白。最後日俄兩軍，終不免於衝突，在尼港日俄兩軍的衝突，日本不但買俄國人之怨恨，同時也引起美國人之疑心。日本此次出兵的數目七萬三千人，所耗的國帑達十億圓，死亡者三千五百人，而所獲的最後結果，除一九一二年六月赤塔政府的外務次部以全體遠東俄國國民之名義對日本政府所發公開的抗議書外，一無所有，那抗議書的大意如左：

日本之駐兵，徵之過去三年之經驗，決非助成日俄兩國之親善，即對遠東日本之僑民，亦無何等之利益，反挑撥俄國人對日本之惡感，日本政府是否有撤回駐在遠東領域軍隊之意思？

俄國人怨恨日本人的心理，在這抗議書中可以看出幾分，同時日本這次出兵之所以全歸失敗，也由此抗議書可以證明。

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成功，建設勞農政府，對各國聲明廢棄舊債舊約，所以日俄間的當面問題，就是恢復邦交問題。可是，日本之視俄國，共黨政府，猶如蛇蝎，所以恢復邦交問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日俄國交恢復的第一次會議，是一九二一年的大連會議，後來經過五年的光陰，四十幾次的會議，於一九二五年纔告成功。我們由其恢復邦交之困難，益可以看得出彼此關係的密切。恢復邦交後的日俄兩國，因為漁業及其他問題，依舊時常感到不安的現象，這是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五 最近之展望

日俄兩國歷史的關係，大概不外如上所述。我們就這歷史的關係分析起來，可以知道雙方所取的政策，皆是有源有本的。俄羅斯最近幾世紀來，對東亞所演的政策，逃不出彼得大帝經營遠東的精神，而日本所取的對外態度，也脫不了豐臣秀吉以來的大陸佔領觀念。前者南下，後者是北進，所以正面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現在我們若預測日俄邦交的前途，第一步應着想現在的蘇俄，是否已打消其彼得大帝以來經營遠東的方略，和現在的日本，是否肯放棄其略取大陸的傳統政策？

換言之，日俄兩國彼此若不自動的取消其歷史上傳來的傳統政策，則日俄的衝突是幾千幾百年後也依舊的不可避免的。

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正在那邊變本加厲的實行其大陸政策。他的唯一做法是蠻幹。他不顧一切，不管法律的行爲，有一年以來的事實，可以證明；而且世界各國無不了然。至於俄羅斯呢，在革命成功之初，他的對外政策，的確和帝政時期完全不同；可是最近這幾年以來，他有許多政策，都是向後走的，尤其是外交的政策，我們由三年前中俄的衝突看來，至少可以證明，俄國對遠東的權利，還是不肯放鬆。去年九一八事件發生，蘇俄時表不安，莫斯科第三國際攻擊東北事件，爲日本之帝國主義之侵略云云，可以證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蘇俄政府，特地爲東北問題，照會日本駐俄廣田大使，總總以侵害蘇俄之利益爲憂慮，很可以表示蘇俄不安的狀態。今年四五月以來，蘇俄軍隊之集中於中俄交界，時有所聞，蘇俄之未肯放棄東亞的利權，也是到處可以看得出來的。

最近日俄的關係，既如上述，所以日俄的衝突決難幸免，尤其自偽國成立以來，在事實上就是日本的領土延長到北滿，那國境相接的日俄兩國今後的衝突，正方興而未艾。最近日俄締結不相

侵犯條約的謠傳，甚囂塵上，但以作者的觀察，在事實上決不可能，即使日俄兩國，耽於目前的利益，圖苟安之局，而訂此種條約，然在事實上也決不會發生任何效力，世界上視爲國際憲法的國聯規約，日本也把他撕同廢紙，何況其他呢？我想、聰、明、老、練、的、蘇、俄、外、交、家、政、治、家、決、不、會、落、日、本、人、的、圈、套、吧。

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

日俄關係之今昔

李象林

一

「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日俄關係，可以說沒有一定的軌道，有時現得非常緊張，甚至日俄戰爭的呼聲，傳遍了世界；但有時却也帶了不少和平的空氣。就最近數年兩國外交的動向看來，這種現象非常明顯，所以關心日俄關係何處去的人們，也如墜五里霧中，不能知其真相。自然，在目前這樣動亂的世界中，國與國的關係，永不會有安定之日，一切都在等候時代的來臨，等候一個總決算。現在的國際關係是錯縱的，複雜的，正所謂「一枝動，百枝連」，各國均思保持自己有利的時機與自由行動，誰也不願陷於一種被拘束的地位中。而且國與國關係之確定是靠條約，而條約在現世界中的價值，又不可言喻，所以一切只有緊張着，敷衍着，混沌着，這就是全世界不安的普遍現象。日

俄關係，原也脫不了這個疇範。但吾人論及日俄關係時，應該有一注意之點，即蘇聯對日本是有確定的、一貫政策，而日本則反是，常是看風使船，隨機轉舵。目前蘇聯的外交最棘手的是對日本，而佔日本外交對象之重要地位者，蘇俄也是其中之一。廣田外相就任當時，一般人都說這是日本政府對俄外交的轉機，因為他既任過駐俄大使，而且是個俄國通的確，廣田就外相任後，兩國的關係雖然也會波瀾重疊，但大體說來，兩國却在設法改善，作了不少修補的工作。日俄關係之推移，影響於遠東，甚至世界政局者甚大，此為吾人不可忽視之問題。

二

蘇聯的對外交政策，一言以蔽之，曰「和平外交政策。」換句話說，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蘇聯自成立以來，經過各國聯軍的圍困，反動政府之破壞，動亂、殺戮、饑饉是全國的普遍現象，所以他希望「和平」「和平」就是蘇聯政府的生命，蘇聯復興的唯一良劑。由這種根本的必要而出發，蘇聯和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西方和南方諸鄰國，

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和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諸國間，也有這種條約存在，互不侵犯條約在鄰近諸國間，自有其重要意義，所以蘇聯在西方的安全保障網，可以說大體已經完成，所剩者，祇有東鄰的中國和日本。而日俄間的不侵犯條約之亟須訂立，其意義之重大，遠非中俄間訂立之同樣條約所可比擬。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二月卅一日，芳澤新任外相從巴黎回東京，路經莫斯科時，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與副委員長加拉罕設宴款待，廣田大使（現外相）亦在座。李維諾夫一面說明滿洲事變中蘇聯的絕對不干涉態度，一面即提一重大提議。根據塔斯通信社所發表，謂李氏當時提議：在他國深信日俄關係惡化，并作種種策動與意測之時，日俄兩國實有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必要。此種條約，蘇聯已與其他鄰近諸國締結，現所剩者，只日本一國耳，故蘇聯政府極願與日本訂立此種性質的條約。

當時芳澤鑑於本問題之重大，未作何等肯定之答覆，即行歸國。但蘇聯政府甚憂滿洲事變之嚴重，以及將來結果之不可測，故對不侵犯條約之提議，仍設法進行。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

月十二日，於芳澤回國之先，駐日蘇聯大使脫羅亞夫斯基氏訪犬養兼外相於外務省，仍提起此問題。據塔斯通社所發表關於此次會見之消息，謂一月十二日，脫羅亞夫斯基大使與犬養首相的會談內容，係關於滿洲事件，特別是日本軍之北滿移動和駐屯，以及滿洲之自衛軍之軍事的政治的活動等等，同時又探問首相對於芳澤過莫斯科時李維諾夫之日俄不侵犯條約提議的態度。犬養對於脫氏之回答，略謂日本全無侵略中東鐵路之企圖，此為日本政府所確信，至於締結不侵犯條約之提議，則明言日本政府尙無此種考慮云云。

蘇聯政府之互不侵犯條約提議，頗引起日本朝野上下的注目。對於本問題的見解，在輿論界和政府方面，贊否兩派都各有其主張。贊成者以為滿洲事變發生以來，處於外交上孤立地位的日本，與新興的蘇聯相接近，由於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一面防止赤化勢力的侵入，一面相互提攜，誠為得策。但反對者以為當此日本行動深為歐美各國所猜疑之際，與赤色的蘇聯相接近，更易惹起各國的疑惑，於日本大為不利。總之，日本對此主張，議論紛紜，但大體是反對的。其間經過法俄的攜手，蘇聯的加入國際聯盟，以及蘇聯的遠東軍備充實等事實，此種反對論雖不無相當動搖，而日本

之不肯輕易與蘇聯接近，則爲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日本處處從小處着手，設法在防止日俄關係的惡化，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三

蘇聯何以急於提議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日本何以遲遲不應呢？自然各有其事實的根據。第一、蘇聯正埋頭於五年計劃之際，絕不願與任何國家啓衅以妨害她的建設事業，因此便與鄰近諸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俾得高枕無憂，向經濟復興之路邁進，然而日本是不願意給她這種便利的。第二、當日本軍事勢力擴大到全滿洲時，對於蘇聯在北滿的利益，發生極大影響，蘇聯既沒有和日本啓衅之意，因此想進一步以和平方法牽制日本的行動，藉此保障她在北滿的利益，但此點又被日本所看破。第三、滿洲事變當時，白俄曾躍躍欲試，想藉日本勢力的援助，發動對於蘇聯不利的陰謀，此亦爲蘇聯當局所擔心而未知日本軍事當局之真意所在者。吾人觀於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氏在第三次中央會議大會主席上的演說，便可知此事之嚴重。其言曰：「與遠東

諸事變相關聯，白俄中想藉外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把遠東沿海洲與蘇聯切離，擬將此地創設一「緩衝國」，作為對蘇聯鬥爭的中心地，此種事實已足證明新帝國主義之準備戰爭，益形露骨了。」蘇聯政府當局對此問題之猜疑與憤慨，由此可見一斑。但日本為緩和俄方的空氣起見，曾由廣田大使發一聲明，謂：「此事正與日本陸軍省二月二十七日在東京所發表的聲明相同，在滿洲之日本軍指揮白俄，組織自衛軍，以企圖威脅勞農國境等報紙之宣傳，係完全無根；倘白俄中有利用日本軍之名而具何等陰謀之企圖者，日本官憲斷然採取阻止彼等活動之方針。」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蘇聯方面總想互不侵犯條約的形式，把此種危險杜絕，然而日本始終不應。中東路問題解決後，兩國紛爭的焦點，又集中於國境方面，故國境問題如何解決，關係兩國的外交前途至鉅，吾人應拭目以觀其後也。

四

蘇聯一面對滿洲事件採取不干涉態度，并惴惴以避免日俄戰爭發生為慮，但另一方面則積

極充實遠東的軍備。據稱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已大有可觀，其詳細外人不得而知，但赤軍總數約在二十萬人以上，戰車、飛機、潛水艇等已應有盡有，而西伯利亞鐵路雙軌，亦已大致完成，運載軍需品及食糧之列車，日夜向海參威輸送。這正如蘇聯政府的機關報伊茲凡斯撤所述：「勞農聯邦的和平政策，不是抹殺現實的政策。吾等既不忽視他國對於勞農聯邦的挑戰，而勞農聯邦對於此種挑戰的迎擊，也不錯過時機。勞農政府依然實行和平政策，對於中國所生的事變，依然採取不干涉態度；然而這並不是說可以容忍任何國家侵犯勞農境域的任何一小部分。我們對於鄰國的領土，一寸都不希望，同時蘇維埃的一寸領土，也斷不能委諸外人。」蘇聯之何以如此武裝遠東，其態度也就十分明白了。

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充實以後，在日本惹起極大反感，因此，在此時期內，日本的朝野人士，發表了不少關於日俄關係前途的意見。此種意見，影響於將來兩國的外交關係，當非淺鮮，實有介紹的必要。昭和七年五月十九日開始在日本新聞紙上連載的夏秋龜一的「日美戰爭乎？日俄戰爭乎？」一文，大體可以作為右派對於日俄關係意見的代表。他的意見是日美戰爭不過一種空想，而日俄

戰爭則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日本和蘇聯是全然冰炭不相容的國家，有形無形中，兩國的政治、經濟、道德、所有一切人間的現象，均屬勢難兩立……所謂西伯利亞問題的解決，一言以蔽之，第一步就是從貝加爾湖到東太平洋沿岸居住的西伯利亞各民族，使其獨立，在共存共榮、機會均等的原則下，開放其門戶，開拓其廣漠無限的天然富源，使其成爲遠東的樂園。」其結論謂：「日俄兩國是死敵，我不殺彼，彼必殺我，膺戒赤俄，西伯利亞獨立問題，是日本的死活問題，日俄衝突到底不可避免，愈速行之愈得策。」

其次值得一介紹的是田中都吉的日俄關係批判，載於日本外事協會創辦的英文雜誌當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昭和七年六月號，田中氏以前曾任過駐俄大使，故此文可視爲半官式的意見。茲將其論及蘇聯充實遠東軍備一節摘錄如左。

「我等日本人推賞俄羅斯國民卓越而可親的性質，且尊敬彼等之偉大，此毫無可疑之事。然而所謂偉大，屢屢使對手國感覺疑懼之事實，歷史已充分證明。多數日本人所抱之觀念，均謂日俄間目前雖無迫切的危險，但一旦兩國國民必須率直的開誠相見，探求實際的方策，以防止可能的

災害於未然。

「今後中國之不能成爲國際的軍國勢力，已不待言，因此我們日本人一想到國防問題時，我們的眼睛永遠是向着北方的。現在的北方，雖無確實的標準，可是實際上牠仍可以豫想有危險可能的唯一方向。北方的威脅，日俄戰爭時已達到頂點，其後一時緩和，但其後蘇聯的新興有力的軍隊便出現於地平線上。……五年計劃常給關心軍事的人以難消滅的疑惑，且此種疑惑，天天在加強着。不消說，蘇聯的強有力的軍隊，并非爲某一國民或某一事件而存在；尤其就蘇聯的對內對外的情勢而言，強力軍隊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在一般日本人的記憶裏，殘存着許多過去的痛苦經驗，即使此種軍隊的威力，將來未必一定對付日本，但日本總懷有好像是向自己生命線地域衝來的疑惑。現在指揮軍隊的當局，與舊俄時代已根本不同，但此種事實，在日本國民的心裏，并沒覺得稍爲樂觀，因爲至少就對外的活動而言，日本人相信蘇聯的中心政策，是採取膨脹主義的。」概觀以上兩氏之言論，則一般日本人對於蘇聯的見解，亦可知其梗概矣。

五

今年六月十七日內閣審議會，論及國防與財政的調和問題，審議會的委員賴母木氏對「滿洲」國防和財政的關係，以及日俄的關係等作一質問，其主旨爲俄「滿」國境的軍備，有無外交方策可以緩和？對此問題的答辯，現內閣台柱高橋藏相的演說，頗惹起一般人的注意。蓋此時適值編造明年度預算，以陸軍省要求過大，藏相正爲此問題所困之際，這一篇希望日俄互不侵犯條約的意見，便適逢其機了。其言曰：「現在的滿洲軍備，可分爲對內對外而言，對內注重在討伐賊匪，現已逐漸恢復常態，問題是在於對外軍備。蘇聯自從滿洲事變以來，對日本頗懷疑念，故積極充實國境軍備，倘以外交工作消釋此種誤解，使蘇聯自然會把大軍撤退的。現在日俄間立刻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從種種事情看來，難免許多困難，但現在國際情勢若任其繼續存在，國防費勢必步步增高，就財政的立場而言，將來恐致不堪聞問，所以我希望以外交工作將此種情勢緩和纔好。」藏相發表這篇演說之後，在座的林陸相默無一言。這篇演說之惹人注意處，是因爲林陸相以三週的時間

視察滿洲的結果，在歸東京軍中發表談話，謂蘇聯國境集中二十四萬大軍，日本實受莫大的威脅，喚起國人注意。故對明年的預算，力主滿洲事件費不能平年度化，更作膨脹的要求。林陸相於編造、預算前而視察滿洲，高橋藏相針對此事而發表，「以外交工作使蘇聯感覺此種大軍之駐屯實爲無意義之舉」之談話，都各有其重大意義。

駐日蘇聯大使尤禮尼夫氏，得悉藏相的演說後，便於六月十九日訪問高橋，探尋其在審議會所發表之關於日俄和平工作之具體意見。據藏相會見尤大使後所發表的談話謂：「據尤大使的意思，日本和蘇聯宜互相保持親善關係，以維持遠東的和平，我非常贊成這種意見，這實是至理名言。」因此於六月二十一日之閣議中便報告與尤大使會見的經過，并高唱和平主義的外交，以求閣僚的諒解。

在這種空氣之下，兩國交涉着着進行。六月二十六日尤大使訪廣田外相，對日兵越境問題提出抗議，廣田外相便乘機向尤大使提議設置一日「滿」俄國境委員會，希望將國境上的紛爭，以和平方法解決。尤大使對此問題無異議，相約各自考究具體方案。同時廣田又謂：蘇聯二十數萬大

軍集中國境，對於兩國關係發生不良影響，希望蘇聯自動的撤退現在駐軍數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不料正在國境委員會問題醞釀之際，七月二日蘇聯政府突然向日本發一嚴重通牒，列舉日「滿」軍隊侵入蘇聯國境的事實，并指摘此種事件之頻發，對於日俄國交上有惹起「重大結果」之懼，其措詞極爲強硬。該通牒由尤大使交於日本政府，其要旨如左：

一、蘇維埃政府相信，最近屢次發生日「滿」軍隊及艦船之侵入蘇聯國境及領水內事件，實於日俄國交上恐有重大結果發生，故命余抗議日本軍事當局的行動，且此種責任，應由日本政府完全負之。二、余根據蘇聯政府的訓令，通告日本政府，禁止日「滿」艦船在蘇維埃領水內航行，倘若忽視此種警告，其結果所生之責任，由日本政府當局負之。三、日「滿」軍事當局在俄「滿」國境之行動，危險且不可容忍，故蘇聯政府期待日本政府當局，爲維持國境地方的和平關係，及阻止日「滿」軍事當局之挑畔行動，應從速宣明有無採取斷然處理之意思。日、俄兩國正在討論「置國境、委員會及撤兵、交涉之際，蘇聯突然有此抗議，據英國外交界的觀察，係蘇聯牽制撤兵、交涉之

一種手段，并足證明國境問題的暗雲極難一掃而空也。

關於國境委員會問題，由來已久。自「一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境問題突現緊張，當時日本政府對於蘇聯互不侵犯條約之提議，謂尚非時期，故為以和平方法解決國境地方紛爭起見，提議國境委員會的設置，當時俄大使亦贊成此議，但自一九三三年六月開始交涉中東路後，此問題遂無形擱置，直到現在，還是懸案。中東路問題雖告一段落，而日俄關係仍未見改善，蘇聯對日本的警戒，并未稍懈。過去以中東路為中心的糾紛，現在完全移於國境地方，故日本趁此次蘇聯抗議之機，又將國境委員會一案舊事重提，蘇聯亦已表示正式允諾。關於國境委員會蘇俄與西歐諸國，已有許多經驗，其中可稱為代表的，便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蘇聯與波蘭締結的關於調查及解決國境事件及紛爭條約，故蘇聯此次即以該約為基礎之草案提示廣田，而日本則在考究對案中。

國境委員會問題的進展如何，現在尚不得而知，就過去的事實看來，兩國交涉之進行，極為緩，倘謂外交須以武力為後盾，則兩國皆各不相讓，因此要達到圓滿的解決，恐非易易。但從兩國關係大處着眼，這些不過是微末問題罷了。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迴顧

薛壽衡

一 日俄戰爭之原因

俄國於十九世紀中葉，自西伯利亞拓地至黑龍江下游，始有侵略滿洲之心。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與中國開戰，俄國乘機強迫我國簽訂愛璦條約，獲黑龍江以北大興安嶺以南之地，一八六〇年，英法與我再戰，聯軍破北京，俄國駐華公使伊格納的夫 (Nicolas Ignatieff) 出而斡旋和議，以此市恩於我，復迫我國增訂北京續約，得烏蘇利河口東之地。俄國東進之志，於以大酬。

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一年，俄國銳意經營在遠東已獲之利益。一八九一年遂開始建築橫斷歐亞之西伯利亞大鐵道，以謀太平洋上霸權之確立。不意甲午一役，中國慘敗，馬關和約第二條，以遼東半島割與日本，俄國正在經營西伯利亞，謀得東方不凍港，聞日佔旅大，以新興強國，當其南

進之路，意不能忍，遂聯合德法二國，出而干涉，謂「日本若得遼東半島，中國京城將發生危險，而朝鮮獨立，亦僅存其名，實爲遠東和平之所不許，故以友誼勸日本，歸還遼東於中國」云。同時並集中其在遠東之海陸軍力，對日爲示威運動，日本政府不得已，允許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中國加償日本兵費三千萬兩。

三國干涉還遼之舉，日本飲恨吞聲，徒以國力未充，不得不暫時屈服，然深知俄國在遠東之野心，與日本之北進政策，根本不能相容，日本因中日戰爭勝利所得之地位，已引起俄國嫉妬，欲求進一步之發展，非戰勝俄國不可。自此以後，日本海陸軍預算，逐年均有擴大，日本政府已具有對俄作戰之決心。(一)

俄國經營之西伯利亞大鐵道從貝加爾湖通海參威，迂迴曲折，軍事上經濟上之價值，均爲大減，故欲得該路通過滿洲之權，以遂其侵略之志。當時中國爲償付日本賠款起見，大借外債，其中四萬萬佛郎，由俄國擔保，向俄法銀行募集。一八九五年，俄國勸誘中國出資，共同設立華俄道勝銀行，名爲經理借款之事，而實則爲發展其經濟勢力於中國。一八九六年九月，中國政府與道勝銀行訂

立東省鐵路合同，設立中東鐵路公司，准其建築通過黑龍江接連貝加爾及南烏蘇里之鐵道，一八九八年開始動工。惟俄國尙不滿意，以海參威每年僅數月通航，積慮欲得太平洋上之不凍港。以德人占膠州爲口實，遂於一八九八年三月，迫中國簽訂條約，以旅順大連租與之。哈爾濱至旅順大連之鐵道（中東鐵路支線）亦由俄國建築。於是俄國以西伯利亞及中東路爲中心之侵略遠東政策全告成功。

一九〇〇年，中國有拳匪之亂，俄國以保護中東路爲名，出兵佔據東三省。一九〇一年，辛酉和約告成，俄國仍遷延未肯撤兵，日本以俄國有久佔滿洲之意，對朝鮮大施威脅，致其安全發生問題。時小村壽太郎任外相，與英議結同盟以抗俄，英國亦以俄國勢力太大，將危害其遠東利益，乃允其請，於是英日同盟條約，遂於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簽訂於倫敦。

英日同盟既訂，日本對俄作戰之準備，更進一步，而俄國則以該同盟之故，對於滿洲問題，不敢一意孤行，遂於同年三月二十六日與中國訂立東三省交收條約，限十八個月分期撤退東三省之軍隊，並將鐵道交還中國。俄國於第一次撤兵期內，依約實行，然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第二次撤兵

期滿，俄國即延不撤兵，反向中國提出要求多項，至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最後撤兵之期已滿，俄國除遼河區域外，仍佔有全滿。於時俄大將克勒泡金（Kruparkin）東遊至日本，見日本實有干涉俄國之意，知戰爭已不可免。返旅順後，乃決定在遠東增兵，並通告中國，俄國鑒於東三省現狀，不能無條件撤兵。

俄國不僅不肯在滿洲退讓，且有進逼朝鮮之勢。中日戰後，朝鮮不復爲中國藩屬，但俄國勢力乘隙而入，與日本爭勝，日本以國力未充，對俄取屈服政策，一八九六年六月九日日本派山縣有朋與俄外相羅卜拿夫（Lobanoff）在俄京訂約，承認俄國有參預朝鮮政治之權。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兩國再訂協約，共同尊重朝鮮之獨立，以後如關於軍事上財政上對朝鮮之協助，須兩國同意爲之。此後兩國在朝鮮勾心鬥角，各圖擴充勢力。一九〇三年，俄國既在滿洲不撤兵，決計進圖朝鮮，以爲威嚇日本之計，使之就範。於四月十三日假履行採木契約之權利爲名，向朝鮮政府要求租借龍巖浦，並於朝鮮境內取軍事佈置。至是日本以俄人着着進逼，遂向之提出正式交涉，以謀解決。日俄兩國關於朝鮮滿洲之問題。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外相小村訓令駐俄公使栗野氏

向俄外部提議：「兩國在遠東之特殊利益，宜協商劃清，以免誤會叢生。如俄國對於原則同意，則日本將提出所擬草案。」俄外相允之，日政府遂令栗野於八月十一日向俄政府提出所擬草案六條，其重要之點：（一）日俄兩國互相尊重中國朝鮮之獨立，及其領土完整。（二）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特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滿洲經營鐵道有特殊利益。俄國提出之對案，對於中國及滿洲事項，認為在日本利益範圍以外，即日本認為囊中物之朝鮮利益，亦加以限制。交涉遷延至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三日，栗野公使向俄國提出最後修正案，其重要之點，為日本承認滿洲在其利益範圍以外，但俄國則主張：（一）須尊重中國及滿洲之領土完整；（二）承認日本及列強在滿洲依條約之已得權利；（三）承認朝鮮在其利益範圍以外。俄國遲遲未復，日本遂於二月五日對俄絕交，八日開始軍事行動，日俄兩國遂正式開戰。

二 樸次茅斯條約之締結

日俄戰爭，歷時一年有半，日本海陸皆捷。一九〇五年四月，美總統羅斯福出任調停，勸兩國媾

和，日本派小村壽太郎，俄國派微德（Witte）爲代表，開媾和會議於美國之樸次茅斯。九月五日簽訂媾和條約，其重要條款如左：

第二條 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特權。

第五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租借權讓與日本。

第六條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中東路支線之南段，即長春至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無條件讓與日本。

同年十二月，日本復派小村壽太郎至北京，與中國締結滿洲善後協約，由中國承認樸次茅斯條約第五條第六條俄國讓與日本之各項利益。於是日本自中日戰後，併吞朝鮮，侵略滿洲之野心，得以次第實現。

原日本此次戰勝俄國，英日同盟爲其第一要素。蓋日本若不於一九〇二年與英締盟，則無論在朝鮮，在滿洲，對俄祇有屈服。試觀其對俄態度，一九〇二年以前唯有委曲求全，一九〇二年以後，始趨積極，其故可知矣。

當戰爭開始之時，英國根據盟約，嚴守中立，俄國初欲派遣黑海艦隊，出發遠東，要求土耳其許其通過達達尼海峽，英國極力反對，事遂中止。後俄國派波羅的海艦隊東航，亦受英國種種阻礙，歷時八月，始達遠東，卒爲日艦隊所破滅。使俄國不受英國掣肘，以其黑海及波羅的海艦隊即聯合東調，與日一拼，其結果或異。

至英日同盟給予日本之其他重大利益，則在使俄國不能得法德之助。俄法在歐洲本有同盟關係，俄對西伯利亞及滿洲投資，又多利用法國資本，戰時俄國又大募戰債於巴黎，俄若戰敗，非法國之利，但法國始終不能出而助俄者，則以英日同盟第三條規定，如有第三國出而助俄，英國即與之作戰。

德國於中日戰後，聯合俄法，干涉日本還遼東於中國，嗣即強佔膠東，開始其侵略行動。其在歐洲之外交，雖未能與俄法協調，然在遠東方面，則願助俄以勝日本，使俄國目光注於歐洲以外，而德國亦得分割在中國之利益。日俄戰時，德皇威廉對其首相彪羅（Bulow）言：「日本如戰勝俄國，黃禍之端已見，德國必須助俄，以救文明之破壞。」彪羅答以德如助俄，必與英國開戰，德皇乃止。

當時日本之外交，引英國爲與國，使法德不能助俄，故英日同盟者，實小村壽太郎外交上之大成功也。

此外則美國之地位，亦殊重要。美國素主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俄人強佔滿洲，爲其所深惡，故對日本表同情，與以不少助力。當日俄開戰之初，日本派樞密顧問官金子堅太郎赴美，遊說美總統羅斯福。金子臨行時，伊籐博文告之曰：「此次日俄戰爭，繼續二三年未可知，若勝敗不決，必須第三國出而斡旋，英國爲日本之同盟國，法國爲俄國之同盟國，德皇則利於俄之戰勝，皆不能出任調停。將來日本必須以美國爲中間人，與俄國爲有利之和平談判。」厥後羅斯福出而向二國提議媾和，早爲日本預定之計劃，因俄雖戰敗，本國領土尙尺寸未失，方調大軍進滿洲，以求恢復已失之威望，而日本則以精銳已盡，且財政困難，不堪再戰。羅斯福之調停，乃由日本授意，其時日本之需要和平，較俄國尤爲迫切。一言以蔽之，日本之所以戰勝，在得英美之助，俄國之所以戰敗，在不能得德法之助，日俄之戰，其勝敗早已決於外交矣。

三 日俄戰爭之後果

自樸次茅斯條約及中日滿洲善後協約簽訂後，日本即以得自俄國之長春旅順間鐵道，改名爲南滿鐵道，以爲經營南滿之中心，同時並通知英美等國，已與中國訂立密約，不准他國建造與南滿路並行之鐵道，以爲壟斷利益之計。蓋日本在日俄戰前，不過希望在朝鮮享有特殊利益，日俄之役，既驅俄國於北滿，即視南滿爲囊中物，不久並併吞朝鮮，而對中國亦加緊其侵略。自拳匪之亂，中國早有被瓜分之可能，但以列強利害衝突，對於侵略步驟，未能協調，故中國得倖存於均勢局面之下。日本以列強虎視眈眈，亦未能爲所欲爲，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日本遂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其第二號要求日本在南滿洲東蒙古有無限特別利益，其要求如下：

(一)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道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之用，可得土地

租借權及所有權。

(三)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在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各項生意。

日本對滿洲，乃又爲進一步之侵略，其目的在利用內地雜居租地之權，使南滿變爲日本之殖民地，以發展其大陸政策。

俄國雖以戰敗之故，放棄南滿，然以西伯利亞鐵道爲其屬地之樞紐，不能退讓，仍保有中東路及其附屬權利，以爲經營北滿之中心。日俄戰前，俄國欲獨霸全滿，戰後則欲與日本協調，平分秋色。然一究其實，俄國稱霸太平洋之雄心，並不因此而減，日俄衝突之原因，亦未因戰爭而消滅。

中國自日俄戰後，對東三省之經營，亦有長足之進步。日俄戰前，三省人口，不過千四百萬人，日俄戰後，中國獎勵移民，加以關內饑饉，直魯人民移往關外者年及百萬人，人口激增之結果，農業大爲發達。中國並自造鐵路，以謀交通之便利。一九〇三年，東省人口，中國人民占四千餘萬，而日本籍民，僅二十餘萬，大部在南滿鐵路區域及旅大租借地，其殖民南滿之政策，雖費盡心力，仍鮮大效。

俄國革命以前，把持中東路，對北滿政權，漸有喧賓奪主之勢。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政治紊亂，已

失管理中東路之能力。及蘇俄政府成立，中國與之簽訂中俄協定，俄國除對中東路，在中國未出資贖還以前，仍保有與中國共同管理之權外，中國在北滿之主權，已逐漸收回。然中國在北滿主權之確立，及在東省經濟之發展，甚爲日本所疑忌，蓋日本自日俄戰後，不久併吞朝鮮，滿蒙卽爲其第二目的物，「九一八」強佔我東北各省，不過爲實現其所定大陸政策之進一步驟而已。

四 日俄再戰之推測及中國所處之地位

俄國自前世紀以來，銳意經營遠東，雖日俄一役，南進之圖受挫，其稱雄太平洋之心，未嘗一日或忘。及蘇俄政府成立，所取政策，與帝政時代專事侵略者，固有所不同，但對其遠東領土，無絲毫放棄之意，則彰彰甚明。今日本不顧一切，佔據南滿之不足，復侵入北滿，攻取熱河，欲囊括蒙古全部，對俄取大包圍形勢，西伯利亞大鐵道，自赤塔至海參威數千里之間，俄國處處有被攻之危險。日本欲實現其大陸政策，必使俄國無力爭雄於亞洲，而俄國欲維持其遠東利益，亦惟有加強對日之作戰準備，以防事變。兩國之政策，既無調和之可能，則其最後之必出於一戰，無復可疑。

現時日俄兩國，其劍拔弩張情形，與第一次日俄戰爭時，頗相髣髴。所不同者，一九〇四年時，俄國佔領滿洲，進窺朝鮮，對日本生存，加以威脅，今則日本創造「偽國」，造成對俄國遠東領土之危機，強弱之勢，已易地而處。然日俄之役，日本以國際形勢順利而勝俄國，今日本在國際上之環境果何如乎？試一加分析，則知日本之危機四伏，其處境之險，較一九〇四年時為尤甚。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前，美國與日本甚為親善，因美國對中國素主門戶開放，故對於日本反抗俄國獨佔滿洲之舉，不期而表同情。日俄戰時，羅斯福對日為善意之中立，日本且募集巨額戰債於美國市場。日俄戰後，日本之海軍漸盛，美國對菲列濱及夏威夷之安全，不能高枕無憂，加以日本侵略中國，有變本加厲之勢，與美國主張截然不合。歐戰後，美國即倡議召開華盛頓會議，訂立九國公約，重申中國領土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數種原則，並聯合英國，取銷英日同盟，限制日本海軍之擴張。日本之大陸政策，及其獨霸亞洲之雄圖，均因美國之監視，而受有阻礙。美日國交惡化之程度，自「一九一八」事變後，愈益顯著，因日本已視美國所發起之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如廢紙，公然奪取滿洲，且圖分割中國。事態嚴重，至於此極，日本已準備與美一決勝負，謀達到其野心。美國為

維持其太平洋岸之利益，亦急急於擴充海軍，海軍大造艦案之通過於美國國會，豈非以日本爲其假想敵人耶？

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日本以英日同盟之助力而勝，故日人言及英日同盟，無不眉飛色舞，以爲外交上得意之筆。然自俄國敗後，同盟之對象，已有所變易。一九一一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其假想之敵人已爲德國。歐戰終了，德國在遠東，處於無足輕重之地位，而日本海軍之強盛，則足使遠東英國領土感受威脅，故華盛頓會議結果，英日同盟，即告取消。今日就遠東局勢而論，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日本已爲英國最大之敵人，英國在新加坡築強大之海軍根據地，實有對日本取瑟而歌之意。亞洲命運之支配者，不過日俄英美，今俄國已立於與日本必戰之地位，美國與日本之衝突，亦日益尖銳，即英國亦有整軍經武，以保持其既得權利之態度。至世界其他各國，與亞洲關係，比較尙小，然自國聯通過不承認「偽滿」之報告後，日本在道德上已無與國，其在國際上之孤立，當深感其痛苦。

反觀俄國，則其國際上之環境，較之一九〇四年時，已大有不同。美俄兩國，其立國主義，本絕端

相反，然自「九一八」後，兩國皆認日本爲其公敵，不得不捐棄宿嫌，以謀接近。美國現總統弗蘭克林羅福斯氏，就任之初，即與蘇聯談判，恢復尋常外交關係。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美俄宣布復交後，對報界宣言：「近年來遠東局勢嚴重，有引起世界戰爭之可能，其原因乃由於太平洋諸國，未能密切合作。美俄復交，必大有裨於世界和平」云。言外之意，實予日本當頭一棒。蓋日本現爲亞洲第一強國，俄國陸軍，固可爲日本之勁敵，然其海軍，則幾等於零，不足當日本之一擊。至美國則其實力在海軍，若不得優勢之陸軍國爲助，亦非日本所懼。美俄復交，雖未必立即向日作戰，然如戰爭一旦爆發，美俄海陸軍聯合制日之舉，並非不可能之事故。俄、國、與、美、國、復、交、爲、對、付、日、本、之、第、一、步。

然俄國對日，尙虛與委蛇，不敢取強硬態度者，則因其歐洲方面之外交，尙須相當之佈置。緣德國自希特勒執政後，對俄態度惡化，俄國若有事於東方，德國或擊俄之後面，冀引起世界大戰，而脫離凡爾塞和約以來列強所加德國之束縛。然法爲德之世仇，俄德有隙，法國乘勢利用機會，與俄深相結納；俄國以法國之助，既與其鄰近諸國，締結不侵略條約，復加入國聯，其用意無非以法國之力，鞏固其在歐洲之地位，使德國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不能爲俄國之害。俄、入、國、聯、爲、對、付、日、本、之、第、

二步。

俄國之國際環境既如此，日本之國際環境又如彼。俄對日本，實有制勝之把握，但以兩國各有顧慮，其爆發之期或遠或近，尚須視國際情勢變化而定。我國乘此時機，在外交上應認清友敵之分，未雨綢繆，在將來戰爭中，運力量，使人不敢輕藐我而侵犯我，則世界危機之臨，或不致陷我於絕境，此誠國人所當協力奮鬥，先事準備，以救危亡者也。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註一) Hershey: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35.

(註二)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Vol. 93.

(註三) Prinz von Bülow: Denkschrift III p. 23.

(註四) 參看金子堅太郎之日露戰役祕錄

(註五) 外交評論第一卷第六期：所謂一九〇五年中日祕約。

(註六) 參看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處說帖

日俄形勢之觀察

吳頌皋

一

凡是留心國際時事的人，莫不曉然於日俄戰爭之不可避免，這是一半因為日俄利害衝突，無法調和，早為世人所共知；一半也是因為中外報紙所載電訊，不斷的激刺國人的耳目所致。實則根據各方面比較可靠的材料，再經過我們仔細的推究，似乎覺得日俄戰爭之可能性雖大，但說是短時期內，即將爆發，却未可置信。依目前情勢而言，日俄風雲顯然有和緩之趨勢。何以見得如此，則有幾點不能不希望國人予以特別注意。

二

日俄雙方調動軍隊，佈置國防，已成為公開的祕密，但這祇可視為在緊張的局勢之下一種準備工作，似乎尙未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日俄兩國都是近代有組織的國家，以有組織的國家，與另一有組織的國家，實行作戰，不言其時間之久暫，要非使全國國力盡量耗費於戰爭不為功。照目下情形而論，日俄兩方面財力物力苟非迅速補充，似尙不足以言持久作戰，此其一。要使戰爭即成為事實，非靠人民對於戰爭之意識充分發達不可。日本人民對俄作戰心理的養成，固不自今日始，可是真正有見識有頭腦的日人，却多少還恐懼戰爭，因為日如敗於蘇俄之手，不僅「偽國」從此瓦解，即國內政局，恐亦不免引起劇變。至於蘇俄當局屢次演說，激勵人民，一致對外，其目的亦無非想加緊培養人民之戰爭意識，以防不測。但蘇俄方亟亟於現代工業化計畫之完成，一方面積極佈置國防，他方面卻仍希望日俄妥協能成立。因為假使一旦戰事發生，而俄軍敗北，國內建設，必然受到重大影響，甚至激成他種意外事變，亦未可知。觀於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示弱，而終不願冒險嘗試，以圖一逞者，可知日俄政體各別，而鑒於國內潛伏的危機，不能不審慎從事，則是處境相同。戰爭之不致即爆發者，殆在此，故此其二。

歐戰以後，國際關係之複雜，已使遠東政治與歐洲政治打成一片。日俄戰爭一經發生，勢必一髮牽動全身，影響到其他各國。故在戰爭尚未成熟之先，日俄政府、所朝、夕、籌、思、者、初、不、僅、在、軍、力、之、如、何、充、實、戰、術、之、如、何、習、練、而、尤、在、外、交、陣、線、之、如、何、佈、置。易言之，無論爲日本設想，或爲蘇俄打算，都不能不在外交上圖佔優越地位，然後敢在軍事方面採取非常行動。以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而論，雙方所力爭者，無非爲中國滿洲之利益，此固與今日日俄利益衝突之焦點相同。可是我們要知道，那一次戰爭的發生，日居主動而俄處被動地位。日本何以敢先發制人，予俄以重創，當然事前已有相當準備。惟從外交的目光看來，要是沒有一九〇二年之英日同盟締結在先，日本是決不願且亦不敢貿然與俄決裂的。所以我嘗說，一九〇五年日本對俄之勝利，出於日本自力奮鬥者半，得力於英國之「聯日制俄」外交政策者亦半。顧今日之情勢何如？英俄政制不同，立場相反，關係顯明的事實，但說是英國在今日環境之下，仍將助日制俄，要與實際情形不相符。這是不僅因爲英日同盟早已成爲歷史的廢紙，且以日佔我東北四省之後，英日關係，已因經濟衝突而日見惡化。故就實際而言，英之於日，已非二十世紀初年之盟友可比。英國保守黨中人，雖猶有主張恢復英日同盟精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

神者，而依一般英人的觀察，英日聯合制俄政策，今已失其存在。要之，俄而勝日，固非英國之所願，日而勝俄，亦豈英國之利？英國之立場如是，是可知，在英日協調，尙未能恢復之先，日本之對俄計畫，是很難得到英國之同情的。日本向俄進攻之姿勢，縱極活躍，而終不能不慎重考慮，再行發動者，此亦一大原因，此其三。

至於美在日俄之間，舉足輕重，自更無待言。美俄復交成功後，日本之「和美制俄」政策，顯然受到一大打擊。但從另一方面看來，蘇俄得到了美國的承認，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獲得重大利益。尤其不可忽視者，俄法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後，復有美俄復交之成功，其有利於蘇俄之外交陣容，真可不言而喻。我們觀蘇俄紅軍領袖的演說，措詞強硬，語多挑釁，可知其所發言論不盡對內，而實爲準對日本而發。在此種緊張的空氣之下，日俄戰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華盛頓政府有鑒於此，便不能不憑藉第三者之優越地位，起而謀挽救之道。挽救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一面對日表示親善，藉以和緩日美感情；一面則利用美日間謀取妥協的傾向，喚起蘇俄對於遠東和平之注意。所以三月二十一日，廣田與赫爾之私人電報之發表，其重大涵義，殆在表示美國始終愛護和平，不願戰爭。

誠以今日美國朝野所需求者，爲國內安定，爲經濟繁榮之恢復，當然不希望太平洋戰爭見諸事實。且就經濟言，日美兩國衝突之成分很少。就政治言，用武力解決是最不上算的事。故依目前情勢以觀，美日間之海軍問題能否圓滿解決，雙方政治的諒解究竟能否成立，固然不能預料，而日美武力衝突之難成事實，則於此已可見其端倪。日之對美外交，既已有相當效果，宜可出其全力強硬對俄而促成戰事。國內抱此見解者，頗不乏人，然依我們觀察，殊不盡然。何以言之？蓋美人之恐懼戰爭，較任何國人民爲深切，白宮主人之不願戰爭發生，亦較他國政府爲尤甚。并且美國握有絕大的金元勢力，這種勢力之養成，全是歐戰所賜之結果，他在歐戰期內所得的收穫，已經足夠了，如果再有二次大戰發生，他的地位，只會降低而不能增高。故爲美國設想，他不僅不願對日決裂，且亦不希望日俄交戰，影響到他自己的利益。美國之態度如此，復加以英國對於現狀之渴求維持，則爲日本計，縱其大陸帝國之迷夢未醒，充其量亦祇可用外交來保障「偽國」之地位，要亦不敢濫用武力以消滅國際間一切障礙。由此以言，太平洋上之形勢，雖未可令人樂觀，但在形勢演變的過程之中，未嘗不能看出戰爭爆發的成分，漸漸減少，除非日本迷信武力萬能決心攻俄，日俄戰爭的暫時和緩是

十分、可能的事，此其四。

三

上述四端，都足以和緩日俄戰爭之爆發。除此以外，尚有一點須加注意者，就是法國對日態度之改變。法日親善，原係公開的事實。法之祖日，由來已久，我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常常看到法日協調精神，表現在法國外交家的動作，與多數言論家的口吻之中。可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法日關係的轉變，已日見顯明。第一，因為俄法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後，俄法交權，有與日俱進之勢。法之對俄表示親善，目的固重在對德，然因與蘇俄接近故，法日協調，當然受到重大影響。其次，日本德國相繼退出國聯之後，彼此引為同調，互謀接近者，早已惹起世人之注目。日本外交家的意思，以為西歐的德國，與東亞的日本，苟能站在同一陣線，聯合制俄，收效必宏。但不知日本一旦與德接近，法國方面的反響，是立刻可以發生的。觀於最近法國輿論，頗多袒俄抑日，甚且喚醒法人對於日本政治侵略，與日貨傾銷之注意，可知其論調之更變，實不為無因。我們現在，雖不敢相信日德間已有何種結合，可

是、我、們、可、以、看、出、法、日、在、遠、東、之、協、調、精、神、事、實、上、已、有、破、裂、之、趨、勢。

明乎此，可知歐洲方面國際關係的改變，已不能不使法國對日關係連帶的發生變化，結果對於日本之對俄外交，不啻又多一種牽制。往日日人每以為對俄作戰，至少必能博得法國之同情，今則日法間之情勢，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然則日本殆將更多顧忌，不能不出於審慎之一途。這又是日俄戰事所以和緩之一個原因，值得我們重視者。

四

我們對於最近日俄形勢之觀察如此。至就我國立場而論，我覺得有不能已於言者。許多人鑒於東北問題之不易解決，以為日俄戰爭一經發生，我國不難趁此時機，覓取出路，以求解放。實則這是一種空泛的幻想，一種不合事實的看法。須知在現在環境之下，以絲毫沒有準備的國家，要在國際戰爭之中，找求出路，真何異「飲鴆止渴」？日俄形勢既有和緩之趨向，則就我國地位而論，當然不必諱言這並不是一個不好聽的消息，不過國際關係錯綜複雜，變化不定，今日情形如此，安知異

日不復有意外的變化。故爲我國自身打算，祇有分肩責任，協力同心，在短時期內，完成國內統一，一面則宜把華北方面的軍事、外交、通盤籌劃，確定步驟，早作未雨綢繆之計。同時爲激底明瞭對方、國、情及密切注視各國之外交活動，如何使國際情報傳遞迅速，效率增加，尤爲當前之急務。我國由於國際情報之遲鈍不靈，遂致外交動作失其效用者，已屢見不鮮。證以過去事實，不難憬然而悟。況就現今情形以觀，日本對美外交之活躍，大有望塵莫及之概，日美兩國究否獲得諒解，諒解到若何程度，以及諒解成立之後，對於日俄邦交及中日關係之影響如何，這都不是單單依據一方面的消息所能明瞭者。然則如何使我國自己的國際情報日見敏捷，而且正確，在今日的中國，實在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日俄關係之觀察

湯中

自去年九一八東北事變勃發以來，世界各國之視線，咸集注於遠東，而蘇維埃聯邦與日本帝國，且入於正面衝突之域。蓋蘇聯於地理上、國防上、經濟上，在在與滿洲有密切關係，若蘇聯勢力被逐於北滿，則其進出太平洋根據地之沿海省區，即與本國內部隔絕連絡，軍事方面必陷於孤立地位，其傳統的極東政策之運命，將因此而覆亡。故蘇聯對於日本以武力佔領吾國東三省，勢難坐視。迨日軍侵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蘇聯更戚戚不安，莫斯科第三國際，以猛烈之論調，攻擊滿洲事件，為「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政策。」蘇聯機關報伊次威斯恰新聞，并發表論說，謂日本佔據滿洲，一方面啓中國領土分割之端緒，又一方面引起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危機。蘇維埃政府外交委員長李德維諾夫，於十一月十四日，正式照會日本駐俄公使廣田弘毅，其文曰：「……貴使曾對余確切言

明，不因滿洲事件，有傷蘇維埃方面之利益，今日軍侵入齊齊哈爾，橫斷中東鐵路，阻止其運行……深望日本政府，遵守前言，保其效力，勿行違反。」又於十一月二十日，照會廣田大使云：「貴使依本國政府訓令，最初通報於蘇維埃政府，謂已發限制滿洲軍事行動之命令，不料該軍事行動，邇來非常擴大，竟超越範圍，此種事態，大有侵害蘇聯利益之可能，引起甚深之不安。」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滿洲偽國建設之後，蘇維埃政府，發表聲明：對於日本當嚴守朴資茅斯條約；同時詰問日本者，亦有三點：（一）日本是否支持白俄危及蘇維埃政權？（二）日本集中軍隊於俄韓國境，是何用意？（三）日本政府不同意締結不侵略條約，是何理由？綜上各端觀之，蘇維埃政府，見日本併吞滿洲，已極度緊張。重以蘇俄黨人三百數十名，被日軍逮捕，拘押長春，駐哈蘇聯總領事斯拉烏次基，屢向日本及「滿洲國」提出抗議，均置不理，蘇俄黨部更形憤慨。此外如東鐵八站擄奪問題，松花江碼頭區收回問題，皆由日本嗾使「滿洲國」而爲之，亦爲蘇維埃政府所懷恨。要之，半年以前，日俄形勢之惡化，已達極點，雙方戰爭，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蘇俄對日本，仍力持其沉默態度，而日本對蘇俄亦力避直接衝突。蓋日俄兩國，在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各有顧慮，不敢輕於發難。此中情形，試分述於

左：

年來蘇聯軍備積極擴充；如步兵師團、飛行機、戰車、瓦斯隊等，其數額及裝備較之五年以前，已增加或改良。但其大部分之軍隊，配備於西部國境。（按蘇聯陸軍之編制，分軍管區八，特別軍區二。又紅軍分正規軍與民兵軍。正規軍有步兵二十一軍團，騎兵四軍團，步兵二十九師團，騎兵十師團。民兵軍有步兵四十一師團，騎兵三師團。此等各軍隊之中，有飛行大隊、裝甲列車大隊、裝甲戰車大隊、化學戰大隊、機關鎗大隊。）其極東特別軍，在赤塔者有第十八軍團之正規軍二師團，正規軍獨立騎兵一旅團。在伯力者有第十九軍團之正規軍二師團，正規軍獨立騎兵一旅團。自滿洲事變發生以後，雖時有增兵消息，然與日本一旦開戰，則決非極東特別軍所能獨力支持，必須調遣西伯利亞軍管區，或土耳其斯坦軍管區之軍隊，集中於北滿，為後方接濟。惟交通運輸上，即發生困難，因蘇俄之西伯利亞烏蘇里阿穆爾省等鐵路，自經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戰事，所有車輛，皆被損壞，數經修理，尙未恢復原狀。又土耳其斯坦鐵路，運輸效力，亦甚微弱。反觀日本，則輸送軍隊，無論任何方面，皆極便捷。至蘇俄之遠東海軍，更不逮日本遠甚，海參威僅有舊軍艦一二艘，幾等於無有。

是以蘇俄對於日本之侵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仍隱忍不動者，誠出於不得已也。

方今蘇維埃政府，正埋頭於五年計畫，樹立經濟建設事業，此五年計畫，與蘇聯軍備，亦有重大關係，蓋五年計畫完成之日，即成爲重工業國家，軍事能力，自當隨之而雄厚。曩者帝政時代，因工業幼稚，兵器不良，乃敗於德意志。彼邦有鑒於此，欲積極造成機械化之赤軍。今與日本開戰，萬一失敗，則垂成之五年計畫，必根本覆沒，其影響所及，蘇維埃政府恐因此而動搖。故斯大林對日之態度，彷徨於布留黑爾派（主張對日強硬論者）與渥洛希洛夫派（主張對日溫和論者）之間，不願與日本輕易開釁者，此爲最大原因之一。

再者蘇聯西境接壤之國，如波蘭芬蘭之邦，對俄本有夙恨，（此就半年以前情形言之，現在波蘭與蘇俄漸見修好）若蘇聯與日本在極東有戰爭之時，必乘機由蘇聯西部攻入。果爾，則蘇俄東西受敵，勢難兼顧，不獨對日不能操必勝之權，或遭慘敗，亦未可知。蘇維埃政府處此嚴重局勢之下，除非日本侵害其領土，不得不出於自衛之手段，否則決不致與日本開戰，是可斷言，此則吾人所當明瞭者也。

去年日本芳澤外相，自日內瓦歸國，途經莫斯科時，蘇維埃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即向芳澤提議，俄日不侵略條約。嗣後駐日蘇俄大使托洛亞諾夫斯基，又向日本政府正式提議，日本政府除與交換意見之外，迄今未予承諾，維蘇埃政府甚爲懷疑。可見蘇聯祇期待日本不侵害其極東之權益，並無其他之企圖也。

蘇聯因有種種顧慮，對於日本不得不出於沉默之態度，前既言之矣。而日本對於蘇聯既施威脅，何以仍避免直接衝突？此中原因，不外兩點：（一）關於「滿洲國」問題。「滿洲國」者，由於日本國一手製造而成，世界各國莫不洞悉其內容。若孤調獨彈，祇有日本一國予「滿洲國」之承認，則在國際法上決不能發生多大效力，故非勸誘其他國家再承認「滿洲國」不可。而蘇俄在極東之權益，與北滿有密切關係，即以中東鐵路而言，在海參威及東部西伯利亞之經濟發展上，佔極重要之地位。日本利用此點，乃嗾使「滿洲國」與蘇俄周旋，冀其承認，一面示蘇俄以好意。本年六月二日，齋藤首相，以外相資格，出席於第二十六屆國會，報告新內閣之外交政策，言明日本對於中東鐵路俄國所有之權益，毫無侵犯之野心。此爲「滿洲國」預留地步，而送以秋波者。其外交方針既有

聯絡蘇俄之必要，則軍事方面，當然欲避免衝突。(二)關於對美問題，日本與美國，感情惡化，今已達於極度，雙方破裂，不過遲早之間。因此，日本不敢與蘇俄決絕，蓋與蘇俄決絕，即促成俄美提攜，若俄美提攜，則將來日美開戰，蘇俄必向日本海或滿洲進攻，可與日本絕大之打擊。曩者，後藤新平有見於此，主張日俄親善，互訂協定，即「日本與美國構釁之時，俄國不得擾亂日本海。俄國與英國對抗，侵入印度之時，日本不得脅迫西伯利亞。」今日日本之國際地位，幾處於孤立，雖不能依照後藤伯爵之聯俄政策，促其實現，而對於蘇俄，決不敢與其絕緣，以樹未來之敵，此尤事理之最明顯者也。

由前所言，蘇俄與日本各有種種顧慮，不能決於一戰，自然漸趨於妥協。吾人試檢討最近數月間之日俄交涉，即可明瞭。日俄兩國，多年相爭之漁業問題，忽於八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日俄漁業特別協定。據東京外務省所發表，此次特別協定，足以一掃一九二八年之日俄漁業條約解釋之疑義，且日本漁區，得蘇俄之確認。此案雖經駐俄日使廣田弘毅與蘇維埃外交人民委員會次長加拉罕，交涉一年有半，而竟能於滿洲局勢嚴重之時，實行解決，彼等接近之狀況，於此可以推知。又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松本韋太郎在莫斯科與蘇俄納普加煤油公司，訂立煤油契約。此項契約之目的，

在使日海軍不用美國煤油，而以俄產煤油代之。松本章太郎者，爲川崎造船廠前任經理。其赴俄之途，經西伯利亞時，蘇俄政府曾特派專車，供其乘用，抵莫斯科後，復予以招待。兩國交驩之情形，更可想見。然則蘇俄因日本外交之進展，即能承認其手造之「滿洲國」乎？又竊以爲不然。蓋蘇維埃政府，因欲完成其五年經濟計畫，固不願與日本決裂，然對於「滿洲國」接近之程度，不過認其事實政權，便於處理北滿之事務而已。抑有言者，蘇維埃政府，以保持政權爲第一義。第三國際，以赤化全世界爲第一義。前者被牽制於後者，而後者亦受影響於前者。斯太林之政策，縱爲比較穩重，願欲違背共產黨立國之原則，以與窮兵黷武之帝國主義者握手，亦非其立場所許可。一個月以來，日本新聞紙極力鼓吹蘇俄將承認「滿洲國」，言之似實有其事者。不料九月二十三日，加拉罕對廣田言明：「蘇俄雖寄多大好意於「滿洲國」，惟正式承認，尙待研究之點甚多，速則實現困難。」（此項報告，東京外務省已於是月十六日發表）所謂「實現困難」者，即表示不能承認之意也。蘇俄既一時不願承認「滿洲國」，以見好於日本帝國主義，則俄美握手之途徑，至今未絕，蓋可想見。雖然，國際形勢變化無定，無論日俄妥協能否持久，美俄合作能否成功，中俄復交問題之必須得一妥善

的、解、決、要、爲、吾、人、所、當、承、認、者。願我國、朝、野、兩、方、急、起、而、圖、之。

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日俄非法買賣中東路的檢討

梁鑿立

一

醞釀已久的中東路買賣，竟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蘇俄、日本及「滿洲國」三方在東京以協定、議定書及換文的形式正式成交。計「滿」蘇間的協定及議定書，係將蘇俄對於中東路所有之權利，讓渡於「滿洲國」政府；日「滿」蘇三方的議定書，乃關於物價的裁定，而日蘇間的換文，乃係對於「滿洲國」付款的保障。蘇俄因此買賣，得代價一億四千萬元。約定其中三分之一以現款在三年間分付，其餘三分之二，則由駐日蘇聯通商代表部或日「滿」兩國之人民或法團，購買日貨或「滿洲國」之出產與製品，以貨物作為現款，由「滿洲國」政府在三年期間以內，陸續償還。

我國外交部於三月十六日以聲明書分致英美法日義和葡比等國，聲明我國對此種不合法

行爲，不予承認，并保留我國在中東路之一切權利，同時令駐俄大使顏惠慶向蘇俄政府抗議。蘇俄政府對於我國抗議，截至本文屬稿時，尙無書面答覆。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三月十四日對新聞記者稱：中東路轉讓的協定，必須視爲遠東一個最糾紛問題之解決，且爲蘇日邦交發展中之最大積極事件，此路的出售，乃鞏固遠東和平的一種工具云云。日本廣田外相於協定成立後（三月二十三日）亦發表聲明謂：經過二十一個月之久，東路交涉得以成立，此於東亞，尤其於世界和平極可慶幸之事，蘇滿關係，於此劃一新時期，東亞之天地，更加明朗云云。

此爲中東路轉讓的當事國用尋常的外交辭令，對此項賣買所發表的意見。吾人固不必予以十分的重視。倫敦泰晤士報於三月十三日評論此事，亦謂「中東路賣買合同簽字之消息可使人稍慰，此乃常識克服疑忌之勝利，雖日蘇間關係緊張之種種暗因，未因此而消滅，但衝突原因之一，今既不存在，則此緊張，已可鬆動，此項合同，表示雙方將不願有戰爭。」泰晤士報此種預測，就目前的事實而觀，自是局外人一種應有的觀察。其謂「雙方將不願有戰爭」，在最短期間以內，也許是日蘇兩方的現時心理的描寫。可是謂此乃「常識克服疑忌的勝利」，則未免顯露其對於日蘇兩

行爲，不予承認，并保留我國在中東路之一切權利，同時令駐俄大使顏惠慶向蘇俄政府抗議。蘇俄政府對於我國抗議，截至本文屬稿時，尙無書面答覆。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三月十四日對新聞記者稱：中東路轉讓的協定，必須視爲遠東一個最糾紛問題之解決，且爲蘇日邦交發展中之最大積極事件，此路的出售，乃鞏固遠東和平的一種工具云云。日本廣田外相於協定成立後（三月二十三日）亦發表聲明謂：經過二十一個月之久，東路交涉得以成立，此於東亞，尤其於世界和平極可慶幸之事，蘇滿關係，於此劃一新時期，東亞之天地，更加明朗云云。

此爲中東路轉讓的當事國用尋常的外交辭令，對此項賣買所發表的意見。吾人固不必予以十分的重視。倫敦泰晤士報於三月十三日評論此事，亦謂「中東路賣買合同簽字之消息可使人稍慰，此乃常識克服疑忌之勝利，雖日蘇關係緊張之種種暗因，未因此而消滅，但衝突原因之一，今既不存在，則此緊張，已可鬆動，此項合同，表示雙方將不願有戰爭。」泰晤士報此種預測，就目前的事實而觀，自是局外人一種應有的觀察。其謂「雙方將不願有戰爭」，在最短期間以內，也許是日蘇兩方的現時心理的描寫。可是謂此乃「常識克服疑忌的勝利」，則未免顯露其對於日蘇兩

產主義之工作，早經停頓，且亦絕無復使中國民族被其卵翼之希望。蘇俄僅欲國際社會一覩其小試鋒鏘的軍事上之成績，俾不至被稱為國際間的弱者，所以嗣後中國一經表示屈服於武力，蘇俄即行停止其軍事行動。

何以蘇俄對中東路的軍事價值素不重視呢？此問題的答，為歷史事實所顯示，蘇俄當局固知之最稔。原來中東路於一八九六年初被建議時，帝俄欲用以為對日之重要武器。微德（Comit Witte）對李鴻章之言曰：「俄國既聲明中國領土完整之原則，此後必當繼續主張，為實現此種主張，須於必要時，處於能以武力幫助中國之地位，而此種地位，因俄國軍隊集中於西部之故，須以鐵路將歐洲俄羅斯、海參崴及中國聯絡一起，始能成功。」同年六月三日的中俄密約第四條關於建設中東路者稱：「今俄國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糧食以期安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中國與帝俄復簽訂合同，其第一條規定帝俄取得旅大租借權後所得建築南滿洲枝路的權利，此項「東省鐵路幹路之枝路，達至旅順大連灣海口。」此合同訂立後，中東路遂由哈爾濱延長至旅順大連灣，東三省遂完全貫串於

中東路之下，而由西伯利亞直達歐洲。

蓋當時帝俄知欲執東亞之霸權，與日本終不免於一戰，其初海參崴乃俄國在東亞唯一之海港，在與日決戰時之重要，自不待言。但欲運兵海參崴，非有捷便的鐵路不可，將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北滿而抵海參崴，比較沿黑龍江建築，可縮短路線五百餘俄里。彼時中國為其同盟國，在轉運兵隊軍備時，自不虞有所阻撓，即非同盟國，以中國之積弱，亦無阻撓的能力。嗣後帝俄復取得旅大的租借權，至是其在東亞之軍事重心已增加為二，且旅大為不凍之軍港，其價值更逾於海參崴。中東路為此二軍事重心的命脈，彼時之價值，誠不可以數計。但日俄戰後，旅大落於日本之手，南滿支線亦經轉讓於日本，俄國所有者，祇是中東路幹線。此時中東路之軍事價值，已失去大半。蓋旅大既已入日人掌握，俄僅有海參崴為其軍事重心，而中東路之價值，亦限於溝通俄境與海參崴之距離。假定日俄再有戰事，交綏之地點，自然已不是旅大而是海參崴附近之區域了。

以後日本在滿洲的勢力，一天膨脹一天，中東路對於俄國的價值，便一天低落一天。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以後，直到「一九一八」以前，事實上滿洲已在日本控制之下，中國雖名義上享有主權，

但日本已不憚藉保僑護路之名義，出兵以維持其特殊之地位。此時蘇俄倘因任何原因，欲利用中東路從西伯利亞邊境，運兵至海參崴，雖經過之路程限於北滿，即使聲明不為對付日本，在事實上也已絕對的不可能。到了「一九一八」以後，「滿洲國」既為日本一手所創造，滿洲從軍事上言，就無異日本的領土，倘日俄戰爭一旦爆發，中東路立時將被日本用為運兵以抵西伯利亞之工具，彼時就軍事便利言，主客之勢頓易，蓋時移境遷，一八九六年帝俄之利，正是現在蘇俄之不利。命運之神的安排，誠非最初議築中東路者所能預料。中東路既在日本軍事控制之下，路線之週圍既全係敵人的壁壘，此無異蘇彝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之沿岸，被英國或美國之敵人所占據。在後者之情形，英美必設法排除敵人，倘一時無排除之能力，則惟有放棄此二運河而已。

將來日俄戰爭之重心，據軍事學家之預測，必在貝加爾湖之一帶。海參崴之區域，或無十分之重要性。蓋日本的海軍，遠非蘇俄所能及，蘇俄在海參崴港口以外活動，將限於以潛艇之力量，毀壞敵人的船隻及妨礙敵人在海上之交通，此與二十世紀初期日俄戰爭時，以海參崴及旅大為戰鬥之舞臺者，情勢已迥然不同。所以中東路，在第一次日俄戰爭中，對俄雖有重要之利益，在未來之第

二次日俄戰爭對俄已將完全失其效用。并且在目前情形之下，蘇俄倘不出售將來不啻以自己所鑄之武器授與敵人聰明的蘇俄政治家奚願出此？

由上所論可知蘇俄對於中東路早已認爲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於中東路的一切強力干預，更是對蘇俄在該路的經濟利益予以重大的打擊。蘇俄自始即將中東路機車及貨車四千五百輛運回國內，正是表示最後不惜放棄該路。原來蘇俄現在既未預備對日作戰，便不願因中東路問題，即時捲入漩渦。蓋蘇俄雖知對日作戰遲早終不可免，但希望由日本方面開釁，一則因爲戰事遲一日發生，蘇俄軍隊及工業組織即多一日預備。二則蘇俄欲以戎首之名，加諸日本，在國際上可獲得同情，在國內可鼓勵士氣，同時蘇俄在東歐及西歐，設法鞏固其地位，并與英法等國，極力拉攏。且以提倡和平，反對侵犯相號召，藉以增高其國際威望。中東路的轉讓，更可佐證我提倡和平的宣傳。

我人於此不難結論，蘇俄出售中東路，是有其政治上的理由，亦有關於中東路本身的理由，藉此得到一筆大宗代價，尚不必說。至於交易非法之性質，蘇俄何嘗不知，但實利當前，便不顧一切了。

從日本方面看來，中東路的奪取，早爲其大陸政策的一部分。一九二七年之田中奏摺，已稱日本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路，必不能滿足，非將南北鐵路完全收歸日本所有不可。「九一八」以後，日本本來可以即時奪取中東路，但彼時因東省問題之故，在國際上已處於四面楚歌之地位，遂巡未敢即時引起戰爭，甘爲戎首。無已，乃從事於逐漸破壞中東路價值之政策。據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社評所記載：日本「先則溝通黑龍江之克山海倫，離中東路之羈絆，橫行於東省之北部。繼則趕造老頭溝至敦化之鐵路，並將天圖路改爲寬軌，使長春通車直達鮮北之羅津港，以橫貫東省之中部。其後更經營縱斷鐵路，由京圖線之拉法站起至哈爾濱，由朝鮮至哈爾濱，時間可縮短至三分之一，過橋與呼海路連接，經海倫北安鎮直達大黑河，以與俄境之海蘭泡相對峙；一面由齊克路寧年站復經納河修達大黑河以相呼應。此外復由敦化修至中東路之海林，北至依蘭，截斷該路，並作松花江江防之聯絡。更由圖們江經琿春東寧直達中東路終點之綏芬河，以冀威脅海參崴。一面

由洮南築路至索倫，或延長至海拉爾，以扼制外蒙。凡此種種，均不過以壓迫蘇俄爲目的，而已經築成之京圖路與拉賓路，將中東路縱橫截斷，確與該路以重大之打擊。

及蘇俄表示願意將中東路出售，日本初時並不踴躍。中間談判且一度決裂。第自廣田提倡協和外交以來，希望不與蘇俄即時發生戰事。蓋「滿洲國」現在之地位，尙在動搖，日本滋願在最短期，使「滿洲國」在經濟上成爲一有利益之區域。但日本與蘇俄之關係倘未有相當之調整，即不能安心從事於「滿洲國」資源之經營。中東路既爲蘇俄所有，行車管理方面，既概由俄人主持，且蘇俄在中東路之職員卽爲國家之代表，其中甚多負有間諜或情報上的職務，在日俄關係緊張之時期，暗中儘有就近破壞日人軍事計畫之機會。日本豈願於臥榻之旁，容人酣睡？在此種情形之下，日本之不惜以若干代價，購買中東路，亦甚爲計之得者。

不寧唯是，日本於宣佈脫退國聯之後，極力設法誘引歐美諸國單獨承認「滿洲國」，使國聯特別大會通過之「不承認原則」，於無形之中，逐漸消滅。此爲廣田外交主要目的之一，但歐美諸國，墜其計中者，迄今尙祇薩爾瓦多一國。此爲日本二年來外交上所最失望者。中東路轉讓之後，廣

田外相於次日（三月二十四日）宣稱蘇俄與「滿洲國」簽訂協定之後，事實上業已承認「滿洲國」云云。此點在法理上容有問題，但日本儘可大吹大擂，利用之以為誘引他國之宣傳品，則不容致疑。日本之意，若曰蘇俄為東亞有數之大國，現已承認「滿洲國」，其他國家，亦可及早承認。此種宣傳於日本誠然有利，然蘇俄方面，似乎尚不敢公然宣佈承認「偽國」，蓋蘇俄甫於去歲加入國聯，殊不願因是即受他國責備。

日本得了中東路以後，在滿洲的地位，更形鞏固，自無待言，而其在滿洲排除外國勢力的工作，至此亦到達了最後的階段。在國際上日本可以顯示在滿洲「惟我獨尊」的態度，而一方又可表示為維持和平起見，與鄰邦交涉妥協的精神。

四

中東路轉讓的非法，作者在他處業經詳細討論（參看時事月報二十三年十一月第十一卷第五期）茲不復贅。我國現下在外交上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向關係國抗議和向國際聲明。原來在

尋常情狀之下，似此種非法轉讓，有損友邦重要利益之行爲，儘可引起嚴重的結果。在法律上被害國有權採取「報復」(Retortion)或「報仇」(Reprisal)及其他之手段，但我國目下正在充實國力的時候，自不願即採取近乎極端之處置，因此引起他種的糾紛。

歐美許多國家在歷史上對於中東路雖曾認爲一具有國際性的問題，但在目前歐洲戰雲瀰漫的時候，亦無暇顧問遠東的事件。可是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既繼長增高，尤其是在遠東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如英如美，對之終難漠視。中東路轉讓的本身，雖與此等國家無直接關係——除了華俄道勝銀行的法國債權人以外——但日本因此交易而在東亞取有更優越的地位，在此世界列強互相角逐而國際和平機構日益鬆懈的時期，其嚴重性實遠過於重整軍備後之德國。是則任何人所不能否認。

俄國在東亞雖然暫時似乎放棄北滿勢力範圍，但觀其提倡遠東不侵犯條約的努力，使人愈信其中東路之放棄乃不過策略上的退却。最近報紙所載李維諾夫建議俄英美日四國締結遠東保安公約，規定德國侵略時，蘇俄出軍援英，日俄發生衝突時，則歐洲方面援助蘇俄云云。此說雖經

俄國官場否認，但外界確信李維諾夫與英國掌璽大臣艾登曾有東方羅迦諾公約的討論。蓋蘇俄深信日俄戰爭必不可免，亟欲事前獲得西歐國家的同情，故一再倡議不侵犯條約的訂立，以期一旦戰事發生，幸免於被指爲「侵略者。」日蘇之間，現在待決的問題，如白俄問題，漁業問題，及北薩哈連石油問題，均係非常棘手，雖即時未必爲戰爭的導火線，但雙方沿境的軍事戒備及集中，儘足證明兩國互相「疑忌」的極度，此種「疑忌」却絲毫未被「常識」所克服如泰晤士報之所云。實則中東路的轉讓，與其謂爲受有「常識」的指示，無寧謂爲受有「政治權宜」的指示，而「政治權宜」之不足擔保和平，歷史所詔，又詎有疑義耶？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日俄關係惡化與中國

徐公肅

一

近日來日俄關係，驟形惡化，遠東風雲，日趨緊張。日俄於我，壤地相連，兩國國交之變化，影響至爲重大，吾人安能忽視之乎？

夫日俄兩國在遠東勢力之衝突，循環激盪，已非一日。試以過去之事實證之，中日戰後，日本侵奪朝鮮，攫取遼東臺灣，此與俄國利益正相抵觸，俄遂聯絡德法出而干涉，要求日本退還遼東。繼更從事整頓軍武，以備萬一。其時日本政府曾電訓駐俄公使謂：「以日俄兩國永久親密，勿傷善鄰關係，求俄國政府再加考慮。」而駐俄公使回電則稱：「俄政府嚴拒請求，且嚴整軍備。」俄國之態度堅決，於此可見。日本當時雖倖勝我國，而財盡力絀，決無餘勇可以對俄，故惟有放棄遼東向俄國表

示屈服。此爲日、俄、兩國在遠東勢力衝突第一次之表現。

俄國干涉遼東既佔勝利，又假干涉遼東之酬報及共同防守日本之侵略爲辭，與中國訂立攻守同盟密約，并積極向滿洲進行政治上經濟上之種種侵略。迨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俄國又以德國租借膠州灣爲口實，向中國租得旅順大連，是則昔日俄國強迫日本退還中國者，原爲留作日後自行佔領之地步。日本於此，自更不能置之不顧。

八國聯軍之役，俄軍進佔東三省。和議告成，俄獨遲遲不退兵。雷薩爾曾向慶親王謂：「俄國鑒於東三省之現象，縱令列國干涉，斷不能無條件撤兵，雖因此事與日本開戰，亦所不辭。」自此之後，俄國且設立遠東大總督府，以統治滿洲之土地，俄在朝鮮更積極擴大其勢力，以與日本相競爭。凡此皆爲俄國遠東政策之推進，亦卽爲日本大陸政策所受之打擊。兩雄互爭，積怨已深，遂有一九〇四年之日俄戰爭。此固日俄兩國在遠東勢力衝突無可避免之結果也。

日俄戰後，旅順大連復由俄國而轉讓於日本之手。俄國在朝鮮之勢力，亦完全喪失，既不能不承認「日本對於韓國有政事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卓絕利益」，尤不能不承認「日本對於韓國

認為指導、保護、及監理之必要處置時，俄國不阻礙，亦不干涉。」（樸資茅斯條約第二款）於是遠東局面，因日俄兩國勢力之消長，又受一度之變更。此後俄國目光漸移轉於西歐。但因美國所提倡之門戶開放主義，與日俄在遠東之侵略政策相牴觸，日俄兩國又復覺有採取一致行動之必要，因此遂有日俄密約之締結。遠東局面因日俄兩國之妥協，雖呈一時苟安之勢，然日俄兩國間之勢力，則固仍處於絕對衝突之地位，此則任何人所不能否認者也。

迨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以武力侵略東三省，復佔據熱河，威逼平津，聲勢之盛，幾不可一世。故今日之日本，其在遠東之地位，蓋遠勝於日俄戰前之俄國。夫以前後三十年間，日俄在遠東之勢力，一張一弛，互為消長，而吾國國勢，始終不振，祇見俎上之肉，任人宰割，此其令人痛心為何如耶？

二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初，日本為對俄表示善意起見，聲明一切行動，只限於南滿，對北滿利益，不加侵略。俄國彼時亦力持鎮靜，對於中日糾紛，嚴守中立。乃日本佔據東北四省之後，心猶未足，復

欲攫奪中東鐵路。俄國別有用心，表示願意出讓，於是有關於中東路談判會議之召集。直至最近，日本對俄壓迫日甚，俄之態度亦轉趨強硬。自日本拘捕俄籍中東路職員，俄國塔斯社發表秘密文件之後，日俄關係愈趨尖銳化。九月六日，俄國革命紀念日，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之演辭，更明白表示蘇俄業已放棄其敷衍廷宕之行動，而採取絕不妥協之態度。莫氏表示蘇俄維持和平之決心，嘗謂：「蘇聯雖在過去及現在，始終忠實於和平政策，然和平政策之實行，不僅依賴吾人自身。目前戰事襲擊之危險，對於吾人特別真實，故吾人必須對帝國主義者破壞和平之意圖與計劃，予以特別注意。吾人對於遠東及遠東諸鄰邦之政策，始終為惟一和平者。為保持與彼等之和平關係起見，吾人不僅對日本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且提出出售中東路之方案。即在目前，吾人亦不在任何情況下改變吾人之政策。」莫氏又申述日人之侵略行為與俄國保衛自身利益之必要。彼之言曰：「但吾人對於滿洲種種事件，以及與吾人訂結之條約被人侵犯，與夫實行破壞和平之政策諸事實，必須一一加以計算。吾人深知必須暴露在方向中進行之一切企圖。吾人深知，必須徹底保衛蘇聯之利益，防守蘇聯之邊疆至於最後一步而後已。」此外莫氏又表示日如挑釁，俄已準備一切與

之抵抗，務使赤軍必獲完全勝利而毀滅敵人。其言曰：「但遇有進攻蘇聯之事變時，吾人惟一任務，即爲完全撲滅敵人，並獲取吾軍之勝利，在必要時，吾人有把握使進攻者，了解吾軍爲不能侵犯之物。」觀於莫洛托夫之演辭，可知蘇俄對於日本之壓迫手段，已不再忍受。至於日本當局對於莫氏之演說，則認爲有意挑戰，故日政府主非俟蘇俄改變其對日挑戰態度，始終以強硬政策對俄。雙方情勢之惡化，固足以激成未來之戰爭。然須知兩國所表示之言論行動，僅爲外交上之一種姿態，未能即視爲決心作戰之真正表示。日俄兩方，或其中一方，對於戰事既尙無充分之準備，與充分之把握，則就事實而言，日俄關係，今雖由緩和而趨於激烈，安知假以時日不能由激烈而轉趨於緩和。故日俄在遠東之戰事，若認爲即欲爆發者，殆爲神經過敏之談，未足引爲徵信。所當注意者，不過日俄衝突之癥結一日存在，則戰禍終必有爆發之一日，斯則可以斷言者也。

日本中將佐藤清勝曾謂：「俄國對於此次滿洲事變，頗持冷靜態度，但吾人決不可因此即泰然安心。苟俄國關於中東鐵路之利害問題，向滿洲出兵，則在我國所建立之「滿洲國」之體面上，不得不防禦之。目下之俄國方埋頭於產業五年計劃，該計畫完成之日，其將出於若何態度，非加注

意不可，恐將來引起東亞風雲者，必俄國也。」佐藤又謂：「滿洲事變之結果，既與俄國相直接接觸，其利害關係之所在，又極錯綜複雜，則無論何人，難保其無鐵火相見之一日。日下彼等因國內情況，靜觀事變，而未提一紙抗議於我。然彼之百萬大軍，與堅甲利兵，一旦準備完成，難保其不捲西伯利亞之風雲而波及於黑龍江畔。故東亞天地正為戰雲所密閉，一波既生，萬波即起，一次之事變，必引起多次之事變，此殆意中事焉。」誠如佐藤所言，可見日人對俄，早知其有作戰之心，而預為防範。遠東風雲已經掀起，大戰之來，僅為時日問題耳。此則留意國際政治者所共有之感覺，吾人而猶欲視若無睹，是無異強鄰相搏於吾室中，而吾則掩蔽耳目，置之不問不聞。天下寧有如此好人耶？

三

日俄衝突，影響及於我國之利害如何，實為國人最應注意之問題。吾人須知日俄衝突之對象，即為我國東北之領土。中日戰後，俄國強迫日本將遼東退還中國，乃曾幾何時，復攫為己有。至日俄戰後，俄國取得之遼東乃又轉而讓於日本，而俄雖戰敗，固未嘗喪失尺寸之土地。是日俄衝突固屬

於本身勢力之競爭，而其勝敗之賭注，則明明爲兩國以外之中國領土。日如戰敗，則日所取之於我者，盡將轉讓於俄。反之，日如戰勝，則不僅我國所喪失者，日將愈益堅持不肯放棄，且將藉其戰勝餘威，囊括我華北各省之領土，亦意中事。故日俄衝突之結果，無論日勝抑俄勝，其不利於中國，則一也。且日俄戰事，如果發生，必在我國境內。我將嚴守中立乎？抑將加入戰團乎？此誠爲當前之重大問題，有待全國人士殫精竭慮，有以籌思而謀解決者也。就目前中國所處地位而論，應如何靜待時機，以謀收復失地，固屬十分重要，但吾人應知日俄一旦有事，中國最低限度之自衛能力，尤當能在彼時表現於強鄰之前，否則東北之領土，既尙未收復，而華北數省，又將蹂躪於敵人鐵騎之下，吾國尙有何顏面立於天地間耶？

嗚呼！日俄風雲日見危急，而迴顧國內，叛亂迭起，國脈不絕，如縷，翹首北望，真使人有欲哭無淚之嘆矣！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日俄戰爭的分析

錢振海譯

本文作者 Maj. Gen. William S. Graves 曾於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統領美國遠征

部隊進兵西伯利亞。對於西伯利亞以及遠東諸地勢均十分熟悉，其遠東軍事之言論，素以權威著稱。今以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眼光觀察日俄作戰之雙方情勢，各示強弱，闡發透澈，其中尤以

戰略之論斷，最爲精闢。作者執筆時爲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材料極新，原文曾載六月號 *Current History* 原題爲 *If Japan Rights*

日俄之關係，曾緊張一時，現在似乎暫時和緩，但日本外務省最近的宣言既顯示日本欲獨佔中國專權，控制中國前途，必無疑對於在遠東有利益的各國，構成新的凶險的挑戰。可是日本對其他各國似乎未必遍啓戰端，除非對於蘇聯。日蘇戰爭之可能性，各方早已言之籍籍，均預言日俄戰

爭必不能免。然則何種問題足以引起日俄干戈，以及一旦日俄干戈相見，彼此勝負形勢若何，此種討論，均極重要。

日本在「滿洲國」的侵略行動，尚在極力繼續進行中。日本軍隊已集中西伯利亞邊境。在「滿洲國」無關商業的鐵道汽車道，也在興築中。日本軍費已實質加增，並無其他明白理由。凡此事實，與遠東有利害關係之各國均用心注視，其中尤以鄰國蘇聯爲最。凡此都是未來戰禍之凶兆乎？一旦戰事發生，則燎原之火，恐極難限於亞洲領域之內。

日本，或至少在政府事權中久享威勢的軍事集團，多年渴求在亞洲事務中取得領導之地位。例如早在一九一八年，日本遣派七萬二千軍隊至西伯利亞，當時曾聲言對俄國領土並無企圖，一旦與美國協約國共同出兵之目的成功，必即刻撤軍。然各國撤軍之後，日軍尙留駐西伯利亞兩年，主持日本政策者似乎以爲援攜舊俄首領，卽足以造成控制西伯利亞之形勢。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舉行華盛頓軍備限制會議，日本方才中止進逼西伯利亞。西伯利亞之軍事反抗，顯使日本軍隊損失極大，因爲當時日本軍隊，尙遠非矯強的近代的武裝勢力。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取得若

于利益，此或許也是日本撤軍的原因。

然而，西伯利亞事件並不使日本結束其遠東之侵略，此在滿洲事變已明白表現。關於日本的用心，荒木將軍曾作有力的表示。據說他任職陸相時，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東京講演，他說：「日本可以永不撤回滿洲駐軍。日本必堅決反對應用九國公約於滿洲情勢。國聯之言論，蘇聯之企圖，或中國之計劃，我們都可不加注意。」荒木將軍作此言論，他對日本政策之支配力量，在朝中正無人可駕而上之。惟此種言論，近於輕視其他國家之權益與意見。

日本執政者的言論，應當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向的。他們屢屢聲明日本之軍備，乃僅僅爲保護「滿洲國」而防止中國匪亂，並非備與蘇聯作戰。不幸日本與他國所結之神聖契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國聯盟約）不惜加以蹂躪，則今日之僅僅官方聲明，似極難置信。遠東戰事一旦爆發，全世界可認日本爲肇禍的戎首，此種見地，我以為亦並不失其公允。蓋蘇聯已屢次表示願意一般的解除武裝，並且進與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可是日本拒絕此種和平建議。

日俄軋轢固然多半由於領土爭執及物質利害，然而社會政治的哲學的殊異，也足使衝突加

甚。社會政治的哲學既如此面面衝突，日俄是否可以永歸和協，實屬疑問。

假如日俄之思想衝突，不能得到妥協，我亦不信其能得妥協，則日俄之戰遲早不能免。戰區將不僅囊括東部西伯利亞，並且將包舉滿蒙。東部西伯利亞乃指貝加爾湖東部的領土。貝加爾湖以及向南蔓延的山脈形似東部西伯利亞自然的疆界，如日本戰勝，必定要求這部份領土。

克倫斯基政府在一九一七年推翻之後，日本即始終堅防共產主義在遠東有任何形式之成立。日本不但深懼共產主義影響日本人民，亦懼共產主義影響中國朝鮮人民。華鐵頓軍備限制會議席上，日本代表曾自認，一九一八年，在聯軍進兵西伯利亞以前數月，日本正援助以謝米諾夫爲領袖之白俄，圖牽掣共產主義在遠東之勢力。

在中國亦有同樣的政治經濟之思想衝突，有謳歌蘇維埃制度之領袖，有咒咀蘇維埃制度之領袖。所以祇有奇蹟，才可以使日俄戰事不燒及整個中國。日本或蘇聯，任何一方，即刻有堅確的優勝形勢，此種禍患或可避免。但依我判斷，此種優勢，即刻未見可能。

一九一八年以來，日本不斷攻擊共產主義，足證一九三一年日本之侵略中國，實即準備一九

三二年春開始進攻東部西伯利亞，中國之抵制日貨及其他激烈行爲，使日本不得不擱置其計劃，直至上海方面的中國人民慘痛失敗之後。其時，全世界通訊機關正紛紛傳佈蘇聯農民離叛的消息。日本以爲良機已屆，以爲全蘇聯之農民或將蜂起摧毀共產制度。不幸，蘇聯農民之不安，並未如新聞報告之嚴重，亦並未如日本企盼之甚。而此時中國在上海方面之反攻，較在滿洲更爲堅強，使日本不得不結束對俄的軍事活動，束手以待中國之反抗，有實質之鬆懈。

此時，日俄之間尙有其他的爭執。日本開闢滿洲以後，不久即逮捕中東鐵道之蘇聯人員並且毀壞中東鐵道九百餘英里，不但使蘇聯受到損失，並且使日本獲得利益，從此滿洲貨物將經過日本經營之鐵道運輸出口。中東鐵道是橫穿滿洲的鐵道，由俄國得中國許可而建築者，昔時俄國權益，從未受到困難過。

以上日本行爲，蘇聯認爲最重要者，即事實勝於雄辯，日本已明白顯示在遠東之意向。因此蘇聯即起佈置東部西伯利亞之防務。一旦日本進攻，則所召困難，將與一九三二年之所召，有天地之迴殊。蘇聯不但實質上增加東部西伯利亞之軍械給養等，且積極獎勵後備軍人及技術人員在該

處散殖。當然蘇聯此種政策，一半也是保障蘇聯之亞洲領土，防禦任何外國之侵略。

西伯利亞蘇聯軍隊實力如何，難以得到可靠之情報。惟蘇聯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情報機關，對於日本駐滿駐韓備攻西伯利亞之軍隊、軍械、設備等，必完全明瞭。蘇聯當局必以為過去十八個月蘇聯所受之進擊，既如是銳厲，此後一切軍事行動當以改進遠東防務為首着。

司諾君 (Edgar Snow) 曾任美聯新聞社駐滬通訊員五年，在所著遠東戰線 (Far Eastern Front) 一書中(該書於一九三三年在紐約 Harrison Smith & Robert Hass 出版)說：「俄人對於未來大戰，準備甚力。俄人迅速充實西伯利亞之防務，急於加緊西伯利亞之工業化。在克納茨克 (Kuznetsk) 及馬格力託高斯克 (Magnitogorsk) 之巨大鋼鐵廠軍械廠均迅速完竣。遠東軍隊之槍礮與人員，均有改進。西伯利亞的廣袤地域，正由久練的兵士分佈散殖。」

司諾君與熟悉實際情勢者接談之機會並不甚多，司諾君之報告，可認為僅有的可靠情報。所述蘇聯各種活動，均在情理之內，觀日本一九三一年九月進佔滿洲之後的態度，可以想見。司諾之書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此後蘇聯當必繼續備戰。根據關於蘇聯軍防之種種可靠情報，我敢說、

日本不以喋血大戰，決不能進佔東部西伯利亞的。

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報告：「日本政界與政府之正式代表均在討論如何佔領海濱省以及全部遠東區域，不僅討論而已，大批軍隊已集中滿洲，接近我國邊境，並且購置軍用材料，及建築公路鐵路，對我國邊防，是一直接的威嚇。」觀此報告爲官報性質，可見李維諾夫必以所述諸點，信爲事實。

日本之軍事機關，確然優長，軍隊亦久經訓練，設備週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來在中國所得經驗，使其軍隊效率有實質之增進。且藉此糾正組織上運輸上種種弱點，並可選拔優秀軍官，負指揮及參謀之職。日本政府向來擁護軍部，軍部認爲欲實現某種計劃，必需款項，財部必定供應。故我以爲日軍一旦有事，必能建樹燦爛之戰蹟。

與如此頭等國家作戰，日本當必須金融的援助與物質的供應；我想日本如有所需，必定不感困難。因爲美國有許多樂於捐款推翻共產國家的。在英國也有同樣的心理。英日結盟頗久，直至一九二二年因爲美國的要求，才告解散。無疑地，日本如與蘇聯作戰，必可得到英國任何種的援助，

除了實際軍事援助不在內。英美資本家願售軍火與蘇聯否？我極懷疑的。他一方面，如日本明白一旦日軍進佔蘇聯領土，則一切國家將與蘇聯斷絕商業來，在遠東的和平就此可以保持了。

西伯利亞與滿洲接壤之處，共有一千餘英里，日本得從容抉擇向何處進擊。日本既明瞭蘇聯國防計劃，當必首先要壓倒蘇聯戰略之要點。紅軍對於軍用給養，戰爭材料，空軍基站，交通路線，必用充足軍旅保衛，抵禦目前駐滿日軍之來襲。但日滿相望，交通簡易，此乃日軍之優勢，然此亦有可慮之處。

近代戰爭中，飛機極重要。故日本欲享有距離較近之便利，則日本必須具有空軍之優勢。蘇聯空軍可以大肆轟炸，燬滅日本工業都市。大批日本空軍必須保衛本國，不能遠離。蘇聯空軍尚足以進擊駐滿之日本軍隊。日本給養及戰事設備各重要部份，所以如果日本空軍實力薄弱，則蘇聯空軍必可使日本都市遭受極大的損失，蓋日本都市之建築材料，往往極易燃火。而且蘇聯實際上為阻止日本啓釁，早已警告日本，謂一旦戰事發生，必窮其力以焚燬日本都市。所以日本之空軍實力，不僅應與蘇聯空軍頡頏而已，並且應當足以壓倒蘇聯之空軍，本國之基礎，然後得保。

日本當然希望將戰事限於滿蒙以及東部西伯利亞，努力免除害及本國三島；然此在十年前，或許可能，現代軍用航空如是發展，已使日本人口集中的區域處於危險的地帶。日本工業大都市距離西伯利亞僅六百里或七百里者，必在「長飛轟炸機」(Non-stop bomber) 威力之內。

蘇聯在東部西伯利亞，並無重要的人口集中區域。形勢上，蘇聯可在西伯利亞佈置軍隊，以應付日軍任何的進攻。蘇聯必須防衛之處，僅僅是若干兵站而已。日本則不但在滿洲要應付同樣的問題，並且要保衛本國都市時時防備危險。日本乃亞洲的侵略國家，今既勢非保衛本國以及滿洲的主要利益不可，此種情勢，實有助於亞洲之和平。

以地理形勢而論，日本如統領外蒙，則對於西伯利亞橫穿鐵道以及東部西伯利亞之自然防線，可得便利之進擊。故蘇聯決不讓日本伸張勢力於外蒙，蓋如是，則日本最後可以佔領貝加爾湖以東之全部西伯利亞。

內蒙與中國接壤，由於經濟來往，迄仍在中國勢力之下。內蒙外蒙之間，有太戈壁沙漠為之分野，故外蒙之蒙人，尤其於一九二一年後，落入蘇聯勢力之下。一九二一年紅軍殺戮著名禍首司得

巴格伯爵 (Baron Sternberg) 此時巴氏正於白俄軍隊潰散之後，帶領人馬躲避於庫倫。

研究遠東情勢者，均以為日軍攻擊蘇聯，必定經過外蒙。惟內蒙之張家口與外蒙之庫倫，遙遙七百餘英里，如欲輸送充足之軍力，頗非易易。雖有汽車道可通，然多半經過大戈壁沙漠，足有一半途程，軍隊不能得到飲食。此處既非用裝貨汽車運輸軍隊不可，依我計算，自張家口至庫倫，輸送一千軍隊與十天給養，至少需要七十輛裝貨汽車。如欲外蒙軍力充足，則尚須多多加倍，紅軍與庫倫之距離較日軍為近，因此日本之首列兵站，或者必須設在不到塞吉 (Serdin) 之地段，使日軍進軍線得有充分之防衛。而且日軍進擊，恐將以大戈壁沙漠為背，此種危險計劃，我見決不為日本參謀部所贊同。

日人對於軍事業極審慎，且蘇聯既不至於向外侵略，則日本亦不必出兵。戈壁以冒失敗之危險。但最近（著者執筆時為四月三十日）日軍行動顯示對於蒙古所舉動。據我所知之可靠情報，日本在滿已貯積航空汽油二百萬以至三百萬加侖，以為將來在蒙古及東部西伯利亞之用。

蘇聯政府並未危及日本之財產與人民，而日本之戈壁物質利益亦非絕對重要，故遠東情勢

之真真危險，尙在於日本對共產政制之仇視與恐怖。日本既不至於被迫作戰，故日本之啓覺，必在情形優勝之時。如日本因軍費龐大而即刻需要與他國干戈相見，則中國多半是受難的國家。

如日本計劃一九三四年向西伯利亞進攻，則此進攻必在鴨綠江冰凍之期；否則冰解之後，過河必須航行，使日本取舍進攻目標之時，大受制限。過去對蘇聯進攻，所以遲延，顯然受制於中國首領對日本掠地之態度。在中國能容認滿洲失地之前，日本必須以強力掌握奪自中國之一切領土。蓋日本而與蘇聯發生任何之軍事糾葛，中國之軍事領袖以及滿洲諸首領，即日本認爲匪寇者，必乘機圖逞。如中國統一，或因日俄戰爭而中國統一，則日本情勢必定艱危。

蘇聯之防衛能力，與日俱進。一九三五年日本如欲進取東部西伯利亞，必較一九三四年大感困難。目前，我以爲以理推測，日俄兩方均欲避免戰端。過去十八個月的事實，確證日本曾企圖進攻蘇聯。或許日本現在已經覺得良機已過。紅軍如長此保持遠東空軍現有實力，我以爲日軍必竭力避免戰禍。然兩軍如此相接，且互相進兵蒙古，或致引起意外的事變。

最近東京的報告，預示日本對其他列強之商業利益要加限制，當然可以認爲是日本要求掌

握中國政治前途之表示。各國對此動機均加強烈指責，而尤以英美最甚，此極有助於遠東之和平。日俄關係過去如此緊張，顯然日本與其他列強，在東方有商業利益者之關係，此後多少亦將緊張起來了。

日俄和戰論

曾 聲譯

本文係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總主筆緒方竹虎所作，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當代日本（係英文本，原

名 Contemporary Japan 爲日外務省宣傳機關日本外交協會所主編。）文中所提出關於解決日

俄爭端之意見（卽和戰的關鍵）實不啻爲日本政府對俄之外交方針，是以值得吾人之重視也。

日俄兩國間，會有戰爭的機緣嗎？我不能說沒有。但造成九一八滿洲事變的傾向，却不能說就是防止日俄兩國衝突的原動力。查滿洲事變的爆發，是以中國軍隊的破壞鐵路爲其直接原因，但也不可忘記是因爲日本在滿洲有重大的利益。這不光是她爲保持她的地位，曾經犧牲了二十萬人的生命，但也因爲除開滿洲，她在地球上任何一角，再也找不出像滿洲能夠供給她生存必需品的地方。這便是我們爲什麼稱滿洲爲「日本的生命線」了，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這些事

實本身，在日本方面來說，便有構成衝突的可能。因此我們的政治家及俄國的政治家最顯明的工作，便在設法防止這種機會之實現罷了。

現在我們再就蘇聯方面來觀察，自從斯太林的理論，戰勝了托洛斯基主義之後，蘇聯至少在表面上已限制在國外經營活躍的赤化宣傳了。的確，蘇聯的領袖，為發展其自國的工業利益計，已覺得有和資本主義列強合作的必要。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聯當局已認識必需避免戰爭，實不再需要戰爭，以提高他們的政治及經濟的理論了。因為這個緣故，人們總可以相信蘇聯的軍備，為的是對內和自衛，並且在最近的將來，她是不願和任何國家惹起戰爭的。

但是我們要問：蘇聯是不是永遠地努力避免戰爭呢？為解答這問題，作者且引英國著名政治學者拉斯基教授（Laski）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民族（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的關於他在去年夏間遊俄的觀感一文的一段話：

「凡與蘇聯領袖討論蘇聯問題的人，俱不疑他們希冀和平的真實性。恐怕沒有旁的國家的人民，像他們這樣的需要和平，以求完成他們的大規模的經濟事業的。他們在日內瓦軍縮會議席

上所提出的驚人的軍縮及安全的提案，固不僅僅乎是一種暴露資本主義國家對和平問題的無能的工具，實在大半也是他們爲國家獲得喘息機會，以期團結內部的一種真實努力呢。可是蘇聯的領袖，也深信戰爭是總會降臨的。因此他們不僅已經完成偉大而富有現代技術設備的軍備，並且在他們的民衆中間，也已造成一種熱烈的民族精神；假如戰爭降臨的話，她一經動員，其戰鬥力的可怕，將超出其本身歷史上任何時期之上，同時她不受內部意見分歧的禍害，亦將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可及的。那末，從英美人的見解來說，蘇聯實沒有和平的動向。這種以戰爭非種根於人類的天性，乃種根於資本主義制度傳統的原則的信心（這種信心，我以爲是對的）因爲在蘇聯十分普遍之故，每個人必須預備不可避免的攻擊，似乎以爲成年達入伍時期的四分之三的青年男女的基本常識了。又蘇聯除實行徵兵制度外，任何大的工廠，俱具有製造來福槍的設備，是很平常的事，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還是合格的射擊名手呢。欲紅軍之普遍與衆多，更屬無可置疑的事。以上所述紅軍種種爲資本主義國家軍隊中尚未具備的優點，誠值得吾們鄭重考慮的，然不僅如此而已，蘇聯人民對其政治信心的堅強，亦是在世界史上無可比擬的事啊。」

我是贊同拉斯基教授關於蘇聯之真正希冀和平，但同時蘇聯因堅信資本主義國家對她必不能倖免的攻擊，而從事準備戰爭。在蘇聯與「滿洲國」對中東路談判尙未正式舉行之前，有一個具外交智識的日本商人曾與蘇聯大使托洛安諾斯基 (Troianovsky) 在東京舉行私人談話。在這非正式的談話中，蘇聯大使曾經誠懇的表示謂中東鐵路價值問題之解決，殊不困難，假如日本願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與出售中東路問題同時解決的話。可是那時外交當局，尙未有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甚且因為其他的理由，還有不願加以討論的意向，因此私人的談話便打銷了。不過由此我們便可知蘇聯恐懼日本襲擊及誠意避免戰爭之一斑。

除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一事外，蘇聯當局之希冀與日本和好，即在牠提議出售中東路一舉中，亦可以窺見的。固然，我們不能抹煞廣田外交對這件事善意處種的勞績，可是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蘇聯從滿洲事件發生後，她已有遲早必須出讓中東路的決心。至於她後來的猶豫，實由於她的領袖對於商業智識的卓越，故其結果，使她能獲得一萬四千萬日金的售價。他們老早已覺得在「滿洲國」領土內，仍保持其企業權，是非新興國所能容忍的。

假定某一國——帶有敵意的國——在滿洲領土內新建一條鐵路，因此造成她在該國內的勢力範圍，那末，她將來發展的結果，究竟如何呢？那不是即等於毀滅新興的人民嗎？我們所以重視中東路的解決，也就是在這一點上面。許多人只因中東路建築在「滿洲國」成立之前，便以為無足輕重。殊不知外國利益的存在，不管新的抑是舊的，都會時常構成嚴重的問題的。何況蘇俄與「滿洲國」簽訂出售中東路協定，還會促成前者對後者在事實上的承認呢。

再，有人謂自最近拉華（Hotel）哈爾濱及齊齊哈爾虎山海哈爾濱線鐵路完成後，中東路已失去牠經濟的重要性了。但據我個人在去年秋間乘中東路遊歷滿洲里及海拉爾等處的觀感，中東路沿線，實屬北滿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何況解決中東路問題，且可使日俄兩國外交關係，有轉好的傾向。現聞當局已排除這些無根而且有害的宣傳，而繼續進行解決兩國間的問題了。

的確，我們可以說這個將來問題的解決，不惟是蘇聯願意和解的表示，而且防止兩國間戰爭的方法。故我以為兩國代表，此時應即解決一切啓發戰爭可能的問題，而切不可徒作無謂的宣傳，或討論像互不侵犯條約等一類抽象的問題。這並不是說，互不侵犯原則之不必要。我也贊成蘇

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但假如能使兩國用不着侵犯，那豈不是比訂不侵犯條約好萬倍嗎？日本的國體，社會情形，及國民的思想，俱與俄國不同，因此兩國間如作抽象的談判，除會激怒兩國國民相互間的情緒外，根據兩國間傳統的不同的觀點，決得不到一點好處的。行動勝過雄辯，爲日俄兩國外交關係上最聰明的方針。

那末，應採何種方式的行動呢？一九二五年日俄兩國在中國北京由蘇聯大使加拉罕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簽訂的條約，其中第六條謂：「蘇聯政府爲增進日俄兩國間的關係及日本需要天然富源之故，願准許日本國臣民、公司、合作社等有開發蘇聯領土內的礦山森林及其他天然富源的特權。」在日人方面的觀察，日蘇關係，是全靠將來蘇俄對該約是否真誠而轉移的。國家的生存權，亦如個人一樣，是必須尊重的。蘇聯政府願給予日本開發富源的特權，也許是根據這種原則罷？假如蘇聯政府在一一定的期間內，能保證日本獲得其曾經允許的特權，及兩國間的困難，得一解決的話，日俄兩國之間，是決不會有戰爭發生的。

因爲中東路交涉在外交上的成功，使我連想到一九二三年日俄兩國代表後藤新平和越飛

間的談判。那時蘇聯代表越飛曾以歷史的理由提議無報酬的收回北庫頁島。但日本代表後藤新平的回答是：根據世界列強的一切領土，都是過去帝國主義侵略的遺物，因此便沒有十全依照原有領土主權者的意志，去重加調整的可能的理由，宣佈他的政府是不願意考慮無條件的交還北庫頁島的。蘇聯代表聽到這一席話之後，便允許再行考慮這些問題，若使日本願意收買那塊地方的話。在未舉行談判之前，蘇聯代表爲提防重蹈從前帝俄出買亞拉斯加於美國時而絲毫不明瞭該處蘊藏金礦之豐富的錯誤起見，曾發表指派專門委員會從事估計該地價值的主張。後來蘇聯政府依據他的主張，特組織一個由十五名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從事估計該地價值，嗣經他們詳細調查該地富源的結果，估定北庫頁島的賣價爲十五萬萬日金，當時由海軍上將加藤友三郎領導下的日本政府，並不反對這種調議，但當財政大臣在閣議上報告日本的經濟力，不能超過二萬五千萬日金時，收買一舉，只好打銷了。

現在蘇聯政府對出賣北庫頁島，究竟需索多少代價，便沒有人曉得了。但由目前蘇聯與「滿洲國」談判中東路經過情形——即蘇聯出讓中東路由六萬萬日金，允減至一萬四千萬日金的

情形——觀之，我却很想曉得蘇聯是否仍願考慮北庫頁島的問題。

蘇聯的軍備，特別是在遠東方面的軍備，這裏也有提及的必要。據東京陸軍部的估計，蘇聯陸軍的實力，在平時約近一百三十萬人，其中包含正規步兵二十九師，非正規步兵四十七師，正規騎兵十一師，非正規騎兵三師，和八個獨立旅，紅軍中尤覺特色的，爲空軍及坦克車隊，現均有非常完善的設備。軍用飛機，約有二千七百架，坦克戰車，則超出三千輛以上。據美國畢特將軍（General *Betts*）的報告，蘇聯平時陸軍的實力，在戰時可以增加至六百萬，其中四十萬人，可以集中及常駐在貝加爾湖以東西伯利亞一帶。

但是我們最須注意的乃是紅軍現在俄滿邊境上所建造的一切防禦工事。他們現在重要的邊境地方保格拉尼巨那耶（*Pogranichnaya*）松花江和黑龍江交流的布拉哥尼士辰斯克（*Blagoveshchensk*）及滿洲里附近的蘇聯邊境上，都築有那種鋼骨的堅固而且永久的防禦工程了。由一九三二日的滿議定書，所給與日本共同防禦新興國邊疆的束縛，雖然拉斯基教授，曾以蘇聯當局最低限度暫時無疑地是在避免戰爭一點指示吾們，但這種情形，日本當然不能視爲無

足輕重的。

不過將來的戰爭，任何國家如不得其國民充分的贊助，是決不可能的。因此吾們對蘇聯所最關心的，並不在訓練精良的紅軍及其軍備之現代化設備上面，乃在其國家的天然富源，及其國家與人民贊助紅軍的情形呢。這些情形，是可以由兩國人民的經濟關係如何所左右的。所以日俄兩國避免衝突的唯一方法乃在蘇聯政府於兩國情形未到嚴重時以前，尊重日俄的基本條約，以真誠與日本解決一切重要問題。假是蘇聯政府不能於此時出售北庫頁島的話，那似乎便沒有理由不從速解決該島上所允許日本的油與森林的問題了。關於漁業問題的爭執，為兩國永久利益計，此時兩國關於保護及增進蘇聯領水內之魚類，亦應切實合作，不能再斤斤地去計較那些捕魚權及盧布交換價值等等細微的爭論了。總之，就日俄情形的大體上觀察，我的結論是雙方俱不願從事戰爭，但雙方相信，戰爭必不可免。那後者的信心，我們必須設法解除的。而唯一有效的辦法，便莫過於在同一時期內，解決兩國間一切重要的問題；但這種談判，必須極力避開那些基於兩國國民觀念的不同，地理及其他天然環境必致衝突的抽象問題的討論。

日人論蘇俄之對日外交

郎德沛譯

世界時局重心，漸由大西洋移動至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在遠東表演，已有必然之趨勢；其爆發也，將以日俄關係之惡化爲導線，亦爲不可掩之事實。我國介於兩大之間，未來危殆，不可忽視，欲圖自存，首須知己知彼。本篇爲日本著名外交學者布施勝治氏原作，載日本國際評論第三卷第二期，原題爲「走破局線之俄日外交」，文中對於蘇俄外交政策與日本之關係，縝析詳明，闡發盡致，不無可資警惕啓發之處。

一 蘇俄外交之和平政策

蘇俄和平政策，乃共產黨最高幹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決定對於蘇俄政府內治外交之根本方針，此政策決定後，所有全俄機關，均立足於政府之根本方針下齊步邁進，無論何人，均不能不屈

服於此鐵則之前，如托洛斯基被逐後，齊諾維夫、坎美納夫等相繼被開除黨籍，皆反對此項政策所致也。

蘇維埃聯邦，今已舉國靳斯丹林主義之實現，即羣向五年計畫之途程邁進。斯丹林主義者，乃斯丹林執權後以和平政策為基本所發布之方針也。蘇俄政治之特色，大方針一經決定，則所有機關均向此一致進行焉。

檢閱蘇俄已往十六年外交史，可約分為三期：第一期當革命初年，蘇俄外交，以排除各國之武力干涉，竭力打破其包圍為主。及其成功，遂自一九二〇年入於第二期，其始敦睦西方鄰國，次積極與各國恢復外交關係。至最近數年間是為第三期，其主要先與鄰國苦心締結不侵犯條約，漸進而推行於各國，現猶在繼續進行中。詳言之，革命初年（第一期）協約各國對於蘇維埃共和國，一方施行嚴重之封鎖政策，同時他方以武力由東西兩面實行強制干涉。蘇維埃政府對此，一方組織紅軍以為備戰，同時他方以外交之力，緩和其壓迫，解除封鎖，如一九二〇年春列寧所謂「劃極東三州建設極東共和國，為緩和日本壓迫之一策」，即其例也。又蘇俄外交（第二期）避免各國干涉之策

略，先竭力引誘鄰近各小國，與之締結媾和條約，自一九一九年末至一九二〇年初，與愛沙尼亞媾和，該國雖屬小國，然此係第一步之媾和交涉，列寧特派李維諾夫、克拉新、越飛等優秀外交手腕家於多爾拔特，不惜重大犧牲，與之締成媾和條約。蘇俄政府提出多爾拔特條約，相繼與芬蘭、拉特維亞、波蘭等西鄰諸小國締結媾和條約，建築對於西歐列強對俄干涉之緩衝地帶。嗣後與英法德意及中國日本繼續結媾和條約。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除美國外，殆皆與各國締結條約成功。然僅締結媾和條約，殊不能確保和平，且與各國成立媾和條約後，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之五年間，世界各處，均有反蘇維埃運動發生。自一九二五、六年間中國各地反俄開始，尤以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京蘇俄大使館之紛擾為烈，五月在倫敦蘇維埃商務館及阿爾可斯之搜索，其次英俄協商之決裂，中俄國交斷絕，一九二七年六月駐波蘭公使臥衣可夫氏之暗殺，一九二九年七月東三省政府之中東鐵路壓迫，以及一九三一年世界各國對於俄國傾銷之反對宣傳等，足證蘇俄已為舉世所憎惡，各國大有聯合陣線以對付惟一赤國之形勢。然一方如後所述，蘇俄因急於國內建設，絕不能與外國構釁，修好條約既失效用，自不能安枕無憂，遂更進而以條約預防危險，即不侵

犯條約之締結是也。

蘇俄政府與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之方針，亦如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先與愛沙尼亞締結媾和條約，漸及其他西鄰各小國之例，迨此計畫着着成功，乃更進一步向西歐列強提議締結同項條約，於是自德國始，法國意大利亦相繼締結成功。

二 赤白長期兩立之新外交

蘇俄外交，何故始終採取和平政策？蓋有二原因焉：第一，樹反對帝國主義旗幟，而為十月革命以後立國之國，是實以和平政策為惟一之標語，即蘇俄政府原則上以保持和平政策為方針，是也。其二，因國內之建設，對外關係之和平確立，極為必要，且寧更進一步謀與各國經濟接近，圖通商貿易之增進。

自社會主義之原則言，資本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勢不兩立，然事實不必與理論相符。當列寧在時，已承認赤白暫時可以兩立；且由經濟的關係觀察，誠如列寧所言，各國不可無蘇俄，蘇俄亦不

可、無、列、國。即各國工業，需要蘇俄之原料品；同時農業國之蘇俄，開發產業，亦有待於各國機器之輸入。戰後疲弊之世界，非截長補短調劑有餘不足，殆難圖生存矣！

由是言之，可知窮迫相依，固不問思想與制度之違背。赤白兩立，不特可能，且有互助合作之趨勢。惟赤白兩立可能之期間，將達何程度乎？列寧歿後，布爾希維克領袖間，對於此問題，有激烈之理論爭鬥，號為列寧主義嫡系之斯丹林派，認為此期間比較長期；反之，托洛斯基派根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之原理，堅持短期說，高唱極端的左傾論，以為應如十月革命當初，不間斷繼續革命，使之延長，以完成世界革命之域。兩派繼續爭鬥之間，世界形勢，已表現赤白兩立之可能事實。斯丹林派更新唱「一國內社會主義可能」之原理，殆視赤白兩立之可能期限，為半永久的長期矣！於是列寧直系中如齊諾維夫、坎美納夫等，起而反對此說，傾向托諾斯基派，形成反對派之大同團結。然時勢所趨，斯丹林主義之原理，愈得事實證明；且斯丹林常利用勢力，壓迫反對派，托洛斯基、齊諾維夫、坎美納夫等之大同盟，卒告蹉跎，斯丹林派遂獲全勝。

斯丹林派既獲勝利，蘇維埃政府之和平政策，遂顯明轉換於以斯丹林主義為基礎之新政策。

然則何爲斯丹林主義？其實行具體策略如何？概言之，斯丹林主義云者，不外視赤白之長期兩立爲可能，在資本主義之包圍內，以單獨建設社會主義國爲目標之原理也。惟是俄國文化產業均屬後進，建設社會主義實爲極難之事，非可與常事等量齊觀。蓋既不能以急速度圖產業之技術的進步，更不能以加快率一舉農業國而直躋於工業國。誠如列寧之言，追隨於歐美先進國，不可不設法追蹤之，因踐此新方針所擘畫之最初具體案，卽有名之五年計畫是也。欲策此計畫之實行，最必要者，爲確立與各國之和平關係；於是斯丹林主義卽蘇俄之外交新方針，亦以先謀與資本主義國共存，使國內建設事業增加便利爲主要目的，其結果較之以前，更須求和平政策之徹底。蘇維埃政府認爲和平政策當面之一大使命，竭全力以求其實現者，卽爲不侵犯條約之締結是也。最近數年間，蘇俄外交奮鬥之結果，蘇維埃聯邦如上所述，先後與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波蘭、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特維亞等各國締結條約，惟遠東日本與中國至今猶未締結焉。

蘇維埃政府當一九三二年末日本芬澤前外相由巴黎回國途中訪問莫斯科之際，曾令外交副委員長加拉罕正式提議兩國速訂不侵犯條約。爾後每有機會，時催促其締結。

日本爲東亞惟一強國，若與之締結不侵犯條約，則遠東蘇俄外交使命之重要部分，即告完成，此蘇俄外交當局所以處心積慮與日本締結不侵犯條約也。

然而日俄不侵犯條約之交涉，至今猶未揭曉，最近一二年來，此項交涉，波瀾重疊，不特未見進展，且兩國關係，日趨惡化，陷於極可悲觀之境。

三 最近一年間之急變

最近一年來之日俄關係，實爲多事之秋。當前年秋季，正值呼倫貝爾案件發生，俄國對於日本頗示好意，如對於松岡全權入境俄官方之親切態度，實使兩國邦交表現空前之親善關係，以如此好現象，逆料當時雙方期待之俄國政府承認「滿洲國」獨立，與日俄不侵犯條約之締結，今必見成立矣，誠能如理想使蘇俄正式承認「滿洲國」，其後松岡全權至日內瓦，則國聯內之形勢，當可預想。然而不侵犯條約，既久成兩國間之懸案，「滿洲國」之承認，至今對於蘇俄政府，亦未進行何項交涉，外交上如是大問題，均未事先綢繆，無惑乎其結果如斯也。憶當時俄國當局，曾有「對於「滿

洲國」之承認，並無其他異議，惟在承認以前，須先使「滿洲國」之國境明瞭，且證明日「滿」條約與北京及奉天條約之間有無抵觸」之言，然松岡氏拜命全權匆匆出發，未待兩國當局間開始準備交涉，即赴莫斯科，因此錯過之良機，實覺可惜。厥後松岡全權因歡迎後藤伯，與李維諾夫、加拉罕、拉狄克氏等會晤，加以當時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氏之活躍努力，交互暉映，所貢獻於日俄國交者甚大。又其後，日本大田大使酒勾參事官等赴任，隨駐俄日本大使館陣容之整齊，兩國折衝諸問題，趨於順利，遂使蘇俄政府拒絕國聯之招請，並提議中東路之讓渡焉。此二事者，實日本近年對俄外交勝利之關鍵也。至同年八月雖更進一步，因增進通商關係，有實業視察團交換之說，然不轉瞬間，在東京之中東鐵路交涉停頓與俄「滿」衝突等，日俄關係，急轉直下，趨於惡化，遂惹起怪文書發表事件。怪文書之發表也，一時莫斯科議論紛起，致彼神經過敏之歐洲某國新聞社，曾有向駐莫斯科特派員發「日俄開戰後，須往戰線充從軍記者」嚴命之事，日俄國交益瀕危險之境矣。

四 對日硬化之根本原因

蘇維埃政府之對日政策，忽由一九三二年秋之善意態度和平方針，變爲一九三二年秋露骨之強硬態度者，其故安在？如前所述，中東鐵路交涉之停頓，北「滿」種種糾紛等，爲蘇維埃政府強硬之主要原因，自不待論；然此等事端，謂爲直接原因則可，謂爲根本原因，則未盡然，蓋其根本原因，第一、由於蘇維埃五年計畫，已有相當之成績；第二、國防實力，已漸充實；第三、國際地位，在最近一年，已有顯著之進步，是也。

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一年間，蘇維埃政府，自第一次五年計畫移至第二次五年計畫時，國內經濟上實現一大危機，蓋第一次五年計畫告終，卽度過五年，已達到決勝線之時，一方誠然大規模工場落成，鐵道運河竣工；然他方國民達於疲勞困憊之境，所得不償所失，更以大量輸出之結果，國內物資之缺乏日甚，遂致各地饑饉頻興。

迨一九三三年秋，蘇維埃聯邦內之狀況，忽已改善。第一、因已自第一次五年計畫入第二次五年計畫，其速度緩和；第二、計畫後之農產物，已有豐收之把握，農業集團化計畫，至此已漸底成功，物資亦漸豐富，向不收買盧布紙幣者，今已大改常態。原俄國物資之缺乏，並非其資源枯竭，實由五年

計畫無理輸出之結果。今緩其計畫之速度，酌量增減輸出，則豐富物資，逐漸出現於國內市場，而人心自安，同時國際關係亦漸轉佳矣。要之，時至去秋，蘇維埃聯邦，已漸度難關，徐入坦途，在此前一年，實爲俄國最困難之年，同時亦如其當局之宣告，所謂最後之危年是也。一九三二年世界言論界，對於蘇俄五年計畫之批評，毀譽參半，有認爲成功者，有認爲失敗者，然至一九三三年秋以來，對於五年計畫，殆不復有斷言失敗者。夫強國統制力下之計畫，尤其巨於長期之計畫，經濟對於國力增進之偉大，吾人可於此次蘇俄五年計畫之成績，得一最有力之證明矣。至隨國力回復，一方軍備着着充實，他方外交漸趨良好，蓋亦必然之勢也！

五 國家主義外交之傾向

一九三三年以來，蘇俄外交節節勝利，最著者，如與絕交多年之中國復交，親近向來對蘇俄取對敵態度之法國，與之締結不侵犯條約，又與十六年來拒絕承認之美國恢復國交皆是也。此外與意大利締結不侵犯條約，與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等西南鄰國，結不侵犯條約

之外，更乘倫敦會議之機會，結侵略定義協定，以爲西南國境之和平保障。

蘇俄外交最近之成功，固由外交委員長與當局者之手腕，然一方實因斯丹林氏執政，蘇維埃政府，着手五年計畫，同時（一）謀和平政策之徹底，（二）限制國際主義之運動，（三）五年計畫對外輸出入貿易增加，極力與各國圖經濟的接近之故也。

自來蘇俄外交有一最困難之點，即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之二元外交是也。蘇俄當局者，以是常當二重人格之任務，即表面，蘇俄政府外交當局，力避與各國衝突，常負謀敦睦修好增進邦交之職務；同時裏面，復爲庇護第三國際運動之惟一背景。然此表裏二面之使命，立於完全相反之方面，欲遂行前者，則後者即發生障礙；若放任後者，則前者又生牴牾。加以蘇俄與各國條約，有禁止宣傳之項目，蘇俄外交，常陷於受各國抗議宣傳之困境。既以「赤國」「國際政局之異端者」被世界各國憎惡，則欲完成與各國締結親善關係之所謂蘇俄外交使命，夫豈易事？然至斯丹林時代，所謂「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之原理」佔勝利以來，國內建設，遂成第一義；同時對於國外之國際革命運動，加以限制，其結果，蘇維埃政府之國際政策，遂離共產黨國際同盟而傾向於國家主義之途。當

李維諾夫代齊切林氏任蘇俄外交委員長時，適蘇俄外交，已由斯丹林主義移於所謂和平新政策。昔齊切林氏，常當二元外交之難局，陷於苦境；迨李維諾夫氏，則在和平政策目標之下，高視闊步，最近已與各國延展親交之手，李氏視爲有利條件者，殆卽隨五年計畫對外貿易之增進也。蓋五年計畫之目標，在重工業之振興，而重工業之振興，須先以機械之輸入爲必要，蘇俄五年計畫，固有巨額之對外定貨，而對外貿易，均屬蘇俄政府直營，對於定貨對手之選擇，全在蘇俄政府之權輿，以是各國見獵心喜，大有情急之勢，如英國雖經數次與蘇俄絕交，然每次均盼外交關係之復興，法國忽易向來反俄態度而出親俄政策，皆中蘇俄貿易誘惑之魔力也。故今日蘇俄外交，較數年前，已遠在有利之地位，李維諾夫氏較前齊切林氏，亦云幸運矣。

六 「利用敵之敵論」

蘇俄政府之對外政策，由斯丹林主義移於和平建設新方針，由國際主義轉換於國家主義，實可謂極重大之變遷。尤足引起興趣者，資本主義國之國際主義，往往藉四海同胞之理想，提倡和平

主義，及其傾於國家主義也，却常出於侵略政策，爲各國所嫉；蘇維埃聯邦，原持與此反對之國際主義，因第三國際之活動強烈，以「赤國」見憎於各國，乃改行國家主義，潛心於國內建設，而各國反交親之，實出人意料之外也。然蘇俄政府之國家主義，果限於國內建設之防衛範圍，以和平政策爲始終乎？吾人固可斷定蘇俄政府在最近之將來，不致採取如資本主義國之侵略的國家主義；然謂僅保持和平主義，限制國際主義，無論與何國均無所爭，亦不免觀察錯誤。蓋一方雖遠國際主義，減少對於各國之宣傳運動，然同時他方因傾向國家主義之結果，於權益擁護名義之下，時以武力爲後盾，殆又必然之事也。斯丹林氏曾有「我等對於他國領土，無論面積大小，均不欲奪取；同時我之領土，雖尺寸之地，亦不許何國染指」之豪語，即顯然向內外聲明以國家主義爲基本之蘇俄新政策也。此新政策者，當一九二九年秋中俄紛爭，紅軍在滿洲邊境自由行動，即已露骨表現矣。

俄國之和平外交，如前述，最初立脚於所奉之主義所提倡之理想，然自改行國家主義，軍備日見擴張，國防力充實，今後將放棄其和平政策而改移於夙日極口攻擊之侵略政策乎？若詢莫斯科蘇俄當局以「日美戰爭時，俄國是否衝日本之背？」彼等必異口同音以「社會主義之祖國，胡爲

插足資本主義國同志之戰爭斷無此事！』作否定答復，且將有以『若出於如斯矛盾之暴舉，何以對列寧於九泉？』爲對者。果如所言，忠實於主義之共產黨，決無乘日美戰爭，自蹈侵略主義以收漁利之事。且革命之初，以侵略主義爲敵而訓練之紅軍，倘自身亦採取侵略的軍事行動，捨實際和平外交而就侵略政策，則不僅導社會主義之祖國於危地，實亦招致共產黨自身破綻之道也！

雖然，最近「不插足資本主義國間紛爭」原則的政策，已發生大變革，即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蘇俄伊士凡士大機關報，曾費巨大篇幅，由執蘇維埃外交評論權威之拉狄克氏發表「蘇俄外交政策之基礎」之長篇論文，內中有一段曰：「蘇俄外交政策，以和平保持爲目標，故對於各國，提議不侵犯條約，各國多本自身之利益，起而接受，惟日本因欲保持自己自由，今仍未締結。世界現分爲歐羅巴與遠東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戰爭準備，着着進行，在此期間，蘇俄極力保持中立之立場，然彼強國，以蘇俄之中立態度爲不利，大有向蘇俄開始攻擊之勢，若有不幸，蘇俄決起而擊退之，列強有願援助蘇俄者，將利用之，又與敵之敵合作，倘有利益，則無論敵之敵爲何國，均可與之協力，至願協助蘇俄之國，究持如何目的與計畫？則非蘇俄之所知也。」是無異、明、白、表、示、爲、應、付、將、來、在、遠、東、與、

日本糾紛，將與美國締結攻守同盟也。

七 蘇俄軍部與遠東外交

夫日俄關係最近之將來，恐將因蘇俄政府對日外交之強硬與蘇俄軍部主張之印象而日趨險惡，此識者所深憂也。當蘇俄閣議開始討論中東鐵路出賣問題，軍事委員長伏魯西洛夫氏極端反對，曾有「一旦有事之秋，余將自任前鋒，以當日軍」之豪語，一時遠近傳為談資，及閣議決定，伏氏惟有服從，然當交涉方在東京開始，即傳伏氏親來遠東任沿海州方面軍事施設之指導，雖經伏氏否認，但是時遠東蘇俄軍事施設，忽轉積極，李維諾夫之演說，亦有明白之詔示，再證以蘇俄外交對日硬化，適與遠東軍備之積極化同時，拍節相應，線索可尋，則紅軍幹部之發言，決非空穴來風，從可知矣。又事實上觀察遠東最近之情勢，皆刺激兩國軍部神經之事耳，即在蘇俄軍部方面，常懷「日本既據北滿」對於戰略上，利用優勝之地利以占據沿海州之危念；同時在日本軍部方面，亦存「集中於沿海州之蘇俄重爆擊機，將何時飛渡日本海威脅日本」之疑慮。最近美俄復交，日

本對俄疑慮益重，近傳美俄雙方勘察加與阿拉斯加間之航空路開拓，正在協商進行；又有蘇俄將以薩加林及沿海州之石油，並其他利權，轉讓美國之說，雖經蘇俄官方加以否認，一時或不致實現；惟將來隨日俄關係之惡化，拉狄克氏所豫示「利用敵之敵」政策一經適用，孰能保障此等事實不發生於異日乎？又日俄兩國，互相對敵，固由軍事上猜疑之故，然介於兩國間之「滿洲國」亦實為糾紛之源，此種新國與其謂為緩衝地帶，無寧謂為衝突導線，蓋「滿洲國」對於蘇俄，稍有異議，蘇俄輒以為日本在背後操縱，目日「滿」裏鈞外合，以制蘇俄，而日、俄、關係、乃、更、惡、化、矣！

八 主席之排日與外長之親日

最近蘇俄政府之首腦，曾有二次對日外交之演說，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第十六次革命紀念日，十二月二十八、九日，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氏及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氏之演說是也。莫洛托夫氏曾有兩次攻擊日本對俄政策之言論，李維諾夫氏自發生「我等無論在何時節，均不願與日本作戰，既不受日本之威脅，亦不欲奪日本之領土。蘇俄政府，

素尊重日本之權利；日本亦尊重我等之權利，中止對於中東鐵路警察權之行使，以便再開該路轉讓交涉，並同時改進二年前所提議之不侵犯條約交涉乎？」之言論後，再向日本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更因數月前怪文書事件發生，對於日本，已示相當之緩和態度。然蘇俄接受美總統羅斯福氏聲請交涉復交時與自華盛頓歸後之李維諾夫氏，相去幾何其態度何為急變如此乎？夫在華盛頓直接會商之結果，蘇俄對日政策，若已脫欲利用美國之私念，則李氏對日態度之緩和，或亦有之；否則將來美國對日政策，苟不出蘇俄外交之圈套，則李氏對日態度，將再趨強硬，亦可逆料。試觀莫洛托夫之言曰：「謂戰爭之危險已去者，誤也。吾人當前之任務，在對於新戰爭之可能，唯作十分之準備」。是亦足以表示蘇俄政治家之對日感情與日俄國交之緊急矣！

九 經濟戰乎？武力戰乎？

綜上所述，蘇俄政府之外交方針，自革命當初，即採取和平政策（本文第一節）斯丹林執政後，因欲實現其主義即「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可能之原理」着手此五年計畫之施行，蘇俄政府

之和平政策，愈趨積極（第二節）。迨採集中全力於國內建設之方針，遂由國際主義，易為國家主義，其於和平政策之實施，發生極良之影響（第三節）。至是蘇俄政府之和平政策，着着成功，尤以最近一年間，與歐洲各國交涉締結不侵犯條約，卓著成效，除對日關係以外，各方面均有日趨順利之勢（第四節）。然隨國內建設之進展，國力膨脹，軍備充實，向之僅潛心於國內建設之消極的蘇維埃國家主義，今已傾於對外強硬之積極的國家主義。但無論其國家主義，如何積極，必以防守為目標，不致採取對外侵略之形式，固不待言；所可慮者，在防守名義之下，有整軍經武之傾向，益自最近與美復交，此種傾向，愈表現於其遠東政策之上，拉狄克氏且唱遠東糾紛時將與美國締結對日同盟之議論，則以前所謂「資本主義同志之戰爭均不參與」之方針，已有不值一擲之勢（第五節）。更以介於日俄兩國間之「滿洲國」，不特不足為緩衝，且將為導火線，常因滿洲及遠東俄領之糾紛，刺激兩國軍部當局，愈增兩國嚴重之勢（第六節）。

由上觀之，日俄關係，最近之將來，誠屬可憂，不能不令人悲觀矣。雖然，謂日俄之間，從此決無良機，亦未盡然；惟自兩國政府今後將取之政策觀察，由悲觀再轉入樂觀，殊感困難耳。然則將如何防

止日俄關係之惡化，及兩國之武力衝突乎？於此「第一、謀目下停頓中之中東路買賣交涉迅速解決；第二、再開蘇俄方面繼續提議之不侵犯條約交涉，使速締結條約；第三、日本廣田外相提議日俄協定國境防備，實爲使兩國對外公開之正軌，兩國爲當局者須對此努力使之實現。」固爲一時緩衝之辦法，但不足以言對於兩國關係之永久和平保障；欲策日俄間之永久和平，則蘇俄政府之國際政策，將來與資本主義國之決戰，究採取經濟戰抑武力戰？實爲其先決問題也。

使蘇俄第二次五年計畫逐年成功，國力軍備，均可以按程增進充實，蘇俄政府之對外政策，（一）仍以和平政策終始乎？抑（二）如本文第六節所述，放棄和平政策之目標，採取積極的國家主義，向資本主義世界之一隅進攻乎？蘇俄對於此兩種方針，至今猶未見決定，想尙徘徊於歧路間也。蘇俄若取前者，日俄關係將無急變，或可和平進展；否則遠東方面，將爲蘇俄攻勢之正面，此際若有不侵犯條約以及國境防備撤廢協定，自可避免武力衝突耳。夫蘇俄五年計畫之大成，固非最近之事；然自原則上觀之，共產黨於將來世界之二分野，必由經濟戰以決定其勝敗。即資本主義經濟與共產主義經濟，孰優孰劣，將於此作最後之決定，可斷言也。武力戰爭，雖勝亦屬一時，決非澈底

之辦法，斯丹林主義之以國內建設爲第一義，良有以也。惟可慮者，國力既增，大軍備既充，實是否不與他國構釁耳？蓋蘇俄自革命以來十六年間，政府雖始終一貫標榜和平主義，然其國力軍備，隨五年計畫之進步而急激膨脹，實爲不可掩之事實，謂其將來絕不向資本主義世界之一角使用武力，恐無人敢於擔保。此日俄關係最近之將來所堪憂者。未來之豫測，誠難肯定；惟共產黨徒果誠心努力，建設對於新經濟組織之將來，懷抱自信，殊無用武力之必要，吾人固禱祝忠於主義之莫斯科政治家，始終貫徹由列寧傳繼之和平政策，旗幟也。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中央幹部學校圖書室

吳頌皋主編

外交叢書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周鯁生等著 一冊實價五角

最近國際法上幾個重要問題

梁鑒立等著 一冊實價四角五分

軍縮戰債賠款三大問題

袁道豐等著 一冊實價四角

現代外交家傳記

周子亞編 實價三角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凌純聲等著 一冊實價三角五分

二十五年中國代交年鑑 精裝實價二元二角 平裝實價一元五角

國聯對意制裁問題 梁鑒立等著 一冊實價三角

意阿問題與國際關係

周鯁生等著 一冊實價二角

世界貨幣戰爭 趙蘭坪等著 一冊實價三角

中日問題座談會紀錄

芳澤謙吉著 一冊實價二角

外交之基本知識 吳頌皋等著 實價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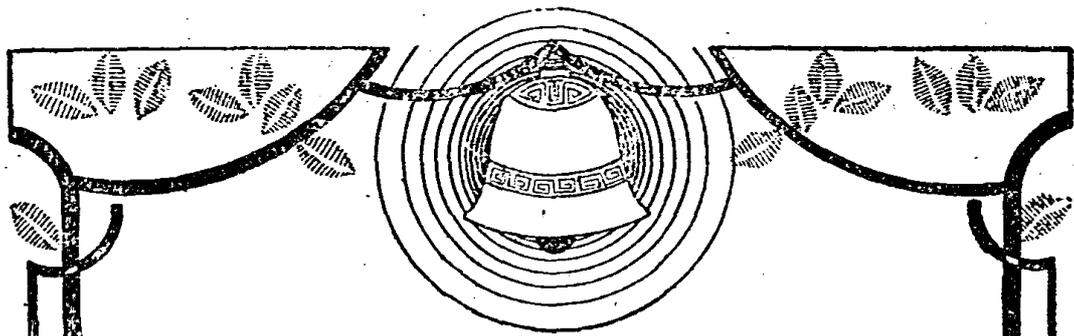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外交概觀

郭斌佳等著 一冊實價三角五分

中日經濟關係 李權時等著 一冊實價四角

日俄關係論 高宗武等著 一冊實價二角五分

中正書局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日 俄 關 係 論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 編 者 一 外 交 評 論 社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588)

578
2000

